



2006年5月4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630(2005)号决议第3(i)段，谨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监测组的报告（见附文）。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文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  
第751(1992)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签名）



附文

2006 年 4 月 5 日索马里问题监测组成员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 (1992)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30 (2005) 号决议第 3 段 (i) 段提交的报告。

索马里问题监测组协调员布兰诺·希姆斯基 (签名)

小梅尔文·霍尔特 (签名)

哈尔吉特·凯利 (签名)

若埃尔·沙莱克 (签名)

## 索马里问题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30 (200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目录

	段次	页次
简称 .....		5
摘要 .....		6
一. 导言 .....	1-7	8
A. 任务 .....	1-5	8
B. 方法 .....	6-7	9
二. 在本任务期间已知的违反军火禁运情况 .....	8-35	9
A. 巴卡拉哈军火市场、反对派及好战原教旨主义者 .....	10-11	9
B. 各国对主要行为体的支持 .....	12-35	10
三. 资金：既得经济利益 .....	36-70	15
A. 导言 .....	36-37	15
B. 地方当局 .....	38-48	15
C. 经济发电站：企业卡特尔 .....	49-59	17
D. 马安海港：合资企业 .....	60-68	20
E. 商业精英与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关联 .....	69-70	21
四. 沿海资源和海盗活动 .....	71-103	21
A. 沿海资源 .....	71-75	21
B. 海盗活动 .....	76-90	22
C. 与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联系 .....	91-92	25
D. 个案研究：索马里海军陆战队的一次海盗活动——Safina Al Bisarar 号独桅帆船 .....	93-103	25
五. 对违反军火禁运的趋势和规律的分析 .....	104-139	27
A. 军事化的持续和不稳定局势的扩大 .....	104-111	27
B. 军事化的地理分布——一幅不稳定局势的图画 .....	112-122	28

C.	好战原教旨主义者是第三股势力 .....	123-134	32
D.	既得利益 .....	135-138	34
六.	能力建设 .....	139-145	35
七.	与各国和各组织协调 .....	146-151	36
A.	各国 .....	146-150	36
B.	组织 .....	151	37
八.	结论和建议 .....	152-165	37
A.	结论 .....	152-158	37
B.	建议：综合性军火禁运和有针对性的制裁 .....	159-165	38
附件			
一.	任务期间调查巴卡拉哈军火市场的军火购买和出售情况 .....		40
二.	吉布提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53
三.	厄立特里亚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54
四.	意大利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55
五.	沙特阿拉伯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56
六.	财务报表 .....		57
七.	访问的国家和约谈的政府、组织和私营实体的代表 .....		62

**简称**

和平反恐联盟	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
军火市场	巴卡拉哈军火市场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民航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伊拉特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海洋局	国际海洋局
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MFV	机动渔船
MV	商船
志愿海警队	国家志愿海岸警卫队
奥阵	奥罗莫解放阵线
欧阵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RPG	火箭榴弹
过渡政府	过渡联邦政府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居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

## 摘要

监测组的任务是根据索马里的事态发展，观察和报告违反军火禁运的情况和有关事项。为此，监测组在本摘要中突出介绍本任务期间的监测结果，指出主要因素和事态发展，并在报告正文中进一步充分说明。

违反军火禁运的行为和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化仍在继续。违反禁运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武器和弹药、军事咨询和培训、军用物资和设备、财政支助。参与违反军火禁运的主要是三大对立方——过渡联邦政府（过渡政府）、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团体、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其他重要行为体，包括参与争夺自然资源和为其他问题争吵不休的商界精英、海盗团伙和部族。

监测组认为，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是在索马里争夺国家政权并显示出不惜通过暴力手段夺权的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索马里，这些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通常被称为伊斯兰团结联盟（Al Itihad Al Islaami 或 Al Itisaam）。他们像过渡政府和摩加迪沙的反对派团体一样，违反军火禁运，一直在获取、接受或购买武器和其他形式的军用支助。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一期任务结束以来，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大张旗鼓地离开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主要反对派团体的保护伞。他们以这种举动迫不及待地宣告他们是主要对立方中独立的第三势力。自从这些好战分子一举脱离主要反对派联盟独立以来，已经通过伊斯兰宗教法院，在摩加迪沙及其周边地区，与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的民兵有过几次血腥的军事交锋。这些好战分子像其他主要对立方一样，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且不愁供应。他们极大地扩充了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现在他们影响和控制下的地盘。

上述这三个对立方和其他重要行为体从三个基本来源获得武器以及其他形式和种类的军事支助：越来越多的向其选定的对立方秘密提供支助的国家；设在摩加迪沙巴卡拉哈军火市场的武器超市；个人和企业。尽管提供各种军事支助（包括资金）的往往主要是国家，但实力雄厚的个人和企业也将武器、军事设备和资金提供给他们选定的对立方。

以上提到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支助有时是捐给预定接受方的，用以促进授受双方彼此的利益，但有时必须购买武器和军事支助物资。

监测组自 2004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努力进行调查，以查清维持这种违反军火禁运、源源不断地购买武器和其他各种军事支助的资金网络和来源。监测组在 2005 年 10 月发表上一次报告前的一系列活动中（见 S/2005/625），发现地方军阀在其独立管理的地方当局中有多种收入来源：机场费和海港费、国际商用木炭销售、外国捕鱼作业许可证、以海盗行为勒索赎金、设置检查站等。这些收入来源有助于解释军阀为什么有能力维持民兵并不断购买武器。

在当前任务期间，监测组在追查购买武器和其他军事支助的资金来源时，发现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若干大型企业卡特尔及其相关企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有着复杂而庞大的企业帝国。它们的企业活动每年赚取几百万美元。它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维持武器装备精良的民兵，包括购买武器和其他军事支助物资。它们还给军阀提供支助，与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和联系；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本身就是好战分子。

企业卡特尔、相关企业和地方行政机构造就了一个势力强大且跨部族的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网。他们集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于一体，强大得足以使索马里建立新政府的进程停滞不前，以图维持现状，维持这些利润丰厚的利益集团。

监测组以及监测组之前的专家小组曾确认某些业精英、反对派联盟（包括过渡政府中持不同政见的部长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阀）以及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经常并长期违反军火禁运的一批人（见 S/2003/223、S/2003/1035、S/2004/604、S/2005/153 和 S/2005/625）。本报告再次确认了其中的某些人和团体。

## 一. 引言

### A. 任务

1. 安全理事会在 2005 年 10 月 14 日第 1630 (2005) 号决议第 3 段中, 交给监测组以下任务:

(a) 继续完成第 1587 (2005) 号决议第 3(a) 至(c) 段列举的任务;

(b) 与相关国际机构协调, 继续调查创造用于违反军火禁运的收入的所有活动, 包括在财政、海事和其他部门的活动;

(c) 继续调查用于违反军火禁运的任何运输工具、路线、海港、空港及其他设施;

(d) 继续改进和增订索马里境内境外违反会员国遵照第 733 (1992) 号决议所执行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及其积极支持者的名单草稿, 以便安理会今后可能采取措施, 并在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向其提交这些资料;

(e) 根据其调查结果、2002 年 7 月 22 日第 1425 (2002) 号决议和 2003 年 4 月 8 日第 1474 (2003) 号决议任命的专家团以前的报告 (见 S/2003/223 和 S/2003/1035) 及 2003 年 12 月 16 日第 1519 (2003) 号决议、2004 年 8 月 17 日第 1558 (2004) 号决议和 2005 年 3 月 15 日第 1587 (2005) 号决议任命的监测组以前的报告 (见 S/2004/604 和 S/2005/153), 继续提出建议;

(f) 同委员会密切合作, 提出关于采取补充措施改进军火禁运总体遵守情况的具体建议;

(g) 协助查明可在哪些领域加强该区域各国的能力, 以利于执行军火禁运;

(h) 在成立之后 90 天内, 通过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中期简报;

(i) 至迟在监测组任务结束之前 15 天, 通过委员会提交涵盖以上所有任务的最后报告, 供安全理事会审议。

2. 监测组设在内罗毕, 由下列专家组成: 布兰诺·希姆斯基 (比利时), 武器专家和协调员; 小梅尔文·霍尔特 (美利坚合众国), 武器专家; 哈尔吉特·凯利 (肯尼亚), 海事专家; 若埃尔·沙莱克 (哥伦比亚), 金融专家。

3. 监测组走访了法国以及肯尼亚、阿曼和也门有关地区。

4. 监测组在整个任务期间通过联合国秘书处定期提交进度报告, 并在 2006 年 2 月向安理会第 751 (1992)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中期简报, 使安全理事会及委员会能及时了解监测组的各项活动。

5. 监测组在纽约和该地区得到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支持和援助，对此十分感谢。

## B. 方法

6. 监测组与该区域的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过渡联邦政府（过渡政府）的成员，并视需要与外交使团、民间社会组织和援助机构的代表进行了访谈。监测组还接触了索马里民间社会的许多重要知情人士，其中包括反对派的成员。

7. 在调查期间，监测组还参考了专家小组的两份报告（见 S/2003/223 和 S/2003/1035）和监测组以前的报告（见 S/2004/604、S/2005/153 和 S/2005/625）。本任务期间也采用专家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概述的证据标准和核查程序。

## 二. 在本任务期间已知的违反军火禁运情况

### 武器仍在不断流入

8. 尽管过渡政府同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之间为缓和关系做出了一些政治姿态，但在幕后，武器仍源源不断地流入索马里。武器的流入也助长了过渡政府、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反对派联盟军队以及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化。对立三方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及其他地方的军事化包括以下方面：接收运来的武器、军用物资及装备、接受训练和指导；接受援助，旨在建立军事化的组织和系统，包括建立指挥和控制能力，以及获得资金支持。除提供武器本身之外，提供上述其他形式的军用物资及资金支持，也违反了军火禁运规定。

### 武器、军用物资及资金的来源

9. 主要有三个来源，向主要行为体及其他方面提供违反军火禁运的军事支助：军火超市、即巴卡拉哈军火市场；各国的暗中支持、以及个人及企业的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 A. 巴卡拉哈军火市场、反对派及好战原教旨主义者

10. 监测组曾详细报告过，有大量的军火通过摩加迪沙的巴卡拉哈军火市场（军火市场）提供，主要由反对派联盟和好战原教旨主义者购买。监测组的军火专家收集了关于运交该军火市场的大批军火及随后购买情况的详细资料（见附件一）。<sup>1</sup> 与监测组以往报告的情况一样，监测组还认定，在该军火市场上销售的一部分军火来自该地区的武器交易网络。

<sup>1</sup> 由于要赶在最后时限前提交文件，因此附件一中列出的交易资料是截至 2006 年 4 月 3 日的最新情况。不过，监测组将继续更新关于军火市场交易的信息，一旦获得进一步的资料，将随时向委员会提供。

11. 在 2006 年 1 月、2 月和 3 月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同好战原教旨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数轮战斗中，军火市场起了特别明显的重要作用，成为反对派联盟的军火来源之一；双方在摩加迪沙、阿夫戈耶（位于摩加迪沙西北）展开了一系列血腥战斗。战斗使该军火超市上的武器弹药几乎销售一空，尽管价格已经飙升：每发 PKM 机枪子弹售价达 5 美元。军火市场的军火商大发战争财，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

## **B. 各国对主要行为体的支持**

12. 根据监测组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向索马里提供军火和军事支持，违反了军火禁运规定。监测组得到的信息显示，对立的主要三方（过渡政府、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以及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得到的支持或由有关国家向接受对象直接秘密提供，或由中介海运及空运公司运交接受对象以隐藏其真正来源。所提供的支持包括军火和弹药及军事装备，如卡车、军服、军粮及药品。各国还提供军事训练、咨询和指导。详情如下。

### **吉布提**

13. 2005 年 12 月期间，吉布提向过渡政府提供了 3 000 套军服。监测组从消息灵通来源获知，这些制服被送到过渡政府设在乔哈尔地区孔戈的军事训练营地。

14. 在 2006 年 3 月 21 日给监测组的答复中，吉布提政府证实它曾向过渡政府运送制服。但吉布提政府称，这些制服是供警察用的（见附件二）。

### **厄立特里亚**

15. 在 2005 年 10 月 4 日的报告（见 S/2005/625）中，监测组提到，“本区域的另一个国家”违背了军火禁运规定。监测组没有指明该国的国名，因为在编写该报告时，调查尚未结束。监测组现在认为，已获得足够的进一步信息，可确定该国就是厄立特里亚。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情况，以说明违反军火禁运规定的活动类型，监测组抄列该报告有关段落如下，后附新得到的信息。

“36. 监测组获悉，本区域另一个国家以军火的形式，向反对派和欧阵提供了支助。该国向反对派盟友（包括优素福·印多哈德酋长（下谢贝利州州长）、哈桑·达希尔·阿维斯酋长（伊斯兰联盟领导人）和其他人提供军火，以抵消埃塞俄比亚向过渡政府提供的支助的影响。

“37. 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从 2005 年 2 月初左右到 5 月第二周周末，该国先后大约八次向哈桑·达希尔·阿维斯和欧阵当时位于加尔古杜德州杜萨马雷卜的部队提供军火。这批军火由有关国家空运至杜萨马雷卜地区的一个机场。

“38. 哈桑·达希尔·阿维斯前往位于索马里中部的该地，设立伊斯兰宗教法院，并对其民兵（伊斯兰联盟）进行军事训练或制订军事训练方案。他还在那里会晤了奥阵和欧阵代表。有一些民兵首领是 2005 年 4 月从有关国家坐飞机抵达杜萨马雷卜的。另外，在 2005 年 4 月的最后一周和 2005 年 5 月的第二周周末，欧阵 270 名训练有素的持械民兵分乘大约三架飞机从该国抵达杜萨马雷卜。这一期间前期提供的军火大部分都给了哈桑·达希尔·阿维斯，少部分给了欧阵。

“39. 监测组还得到可靠消息称，这一国家还向反对派另一位成员优素福·印多哈德酋长提供军火，把军火运至中谢贝利州的两处地点——空运至摩加迪沙附近的巴勒多格勒机场，海运至马尔卡港。两批军火是在 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0 日期间运达的。所运军火包括高射机枪和地雷。

“40. 监测组在上文指出，印多哈德和来自摩加迪沙的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向掌管拜多阿的反对派领导人哈布萨德提供过军火，以便在 2005 年 5 月 30 日拜多阿争夺战中用来攻打过渡政府的部队。监测组在战后获得两个金属弹匣以及据它的消息来源说是由该国提供的其他弹匣的相片。

“41. 监测组进一步获悉，来自摩加迪沙的一个反对派领导人和过渡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在任务期中期曾前往该国，同该国当局商洽获取军火事宜。据说该国承诺仅向反对派提供军火，军火数量与过渡政府总统优素福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数量相当。”

#### 新得到的信息

16. 优素福·印多哈德酋长于 2005 年 11 月 14 日左右自沙特阿拉伯抵达阿斯马拉。印多哈德前往厄立特里亚，是为了取得厄立特里亚当局保证将向摩加迪沙的伊斯兰联盟领导人提供军火。印多哈德随后返回索马里，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左右抵达摩加迪沙。

17. 另外，2005 年 11 月 14 日左右，厄立特里亚外交部的官员假装成商人，抵达摩加迪沙。他们会见了哈桑·达希尔·阿维斯酋长。该代表团还会见了过渡联邦机构成员在摩加迪沙的发言人奥马尔·哈希·阿丹上校。哈希上校向他们介绍了索马里的局势，然后请求厄立特里亚加大支持力度，以对抗埃塞俄比亚不断向乔哈尔集团提供的援助。厄立特里亚官员告诉哈希上校，他可向厄立特里亚驻摩加迪沙的代表提出要求。代表团还表示，非常愿意支持好战原教旨主义者，以便利用他们，作为动员和支持反埃塞俄比亚活动的平台，同时也用来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分子（叛乱团体）。

18. 厄立特里亚驻摩加迪沙的特使是埃利亚斯·海特·塔拉兹。由于他在摩加迪沙的行动自由受限，因此他只能通过一个非正式的当地人员网络开展活动，其中包括他在当地的一些助手。特使的活动主要是同持不同政见的埃塞俄比亚族裔打

交道，这些族裔集中在巴纳迪尔和下谢贝利地区。因此，他在发展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同持不同政见族裔之间的良好合作方面，作用重大。

19. 在本任务期间，厄立特里亚政府至少向索马里好战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四批军火、弹药及军事装备，具体如下：

(a) 2006年3月3日前后，一架编号为E-B69的飞机将下列军火、弹药及军事装备从阿斯马拉直接运达索马里的巴乐多格尔机场（位于下谢贝利地区）：

- (一) Zu-23（高射）炮使用的弹药 200 箱；
- (二) B-10（反坦克）炮使用的弹药 200 箱；
- (三) DShK（高射）机枪使用的弹药 200 箱；
- (四) 勃朗宁 M2. 50（重机枪）使用的弹药 200 箱；
- (五) ZP-39（高射）机枪使用的弹药；
- (六) 50 支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若干箱（高射）；
- (七) 50 件轻型反装甲武器；
- (八) 50 支 M-79 榴弹发射器；
- (九) 技术车通讯设备；

该批货物由埃利亚斯·海特·塔拉兹送交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军事指挥官阿里·易卜拉欣；

(b) 2006年3月5日前后，一架飞机将下列军火、弹药及军事装备从厄立特里亚运送到索马里的巴乐多格尔机场，给好战原教旨主义者：

- (一) AK-47（突击步枪）1 000 支；
- (二) 双筒望远镜 1 000 具；
- (三) 遥控炸弹 1 000 枚；
- (四) 杀伤人员地雷 1 000 枚；
- (五) 120 毫米迫击炮弹；

(c) 2006年3月7日前后以及2006年3月14日前后，分别有一艘独桅帆船从厄立特里亚抵达摩加迪沙北面的马安港。帆船上装有给好战原教旨主义者的弹药。

20. 监测组于2006年3月27日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发出一封信，要求就2006年3月3日前后和3月5日前后发生的运送军火活动作出答复。在给监测组的答复中，

厄立特里亚政府否认对运送军火活动负有责任，认为监测组的信息是“子虚乌有的”（见附件三）。

21. 由于监测组在发出上述信件后才收到关于 2006 年 3 月 7 日前后和 3 月 14 日前后运送军火活动的信息，因而未就此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作出答复。

### 埃塞俄比亚

22. 埃塞俄比亚政府至少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了三批军火，具体情况如下：

(a) 2006 年 1 月 6 日和 12 日，共有 10 辆彻底掩盖以防辨识的卡车，满载军火和弹药，从埃塞俄比亚抵达乔哈尔。这批军火大部分交给了乔哈尔行政当局领导人、军阀穆罕默德·迪尔，卸载到他的储藏设施中，其中一部分军火又转运到孔戈的军事训练设施。另一小部分军火转送给摩加迪沙的巴希尔·拉吉。这些军火包括各种小武器、小武器零部件及弹药，具体情况如下：

- (一) 小武器：AK 47 步枪 2 000 支、PKM 机枪 100 挺、G3 步枪 1 500 支、火箭榴弹发射筒 100 具、DShK 高射机枪 10 挺、苏尔卡导弹 10 枚以及地雷；
- (二) ZU-23(炮管)、PKM 机枪(枪管)零部件以及空弹匣和皮带。
- (三) ZU-23、ZP-39、DShK、PKM、RPG-2、RPG-7、B-10、D-30(炮)、苏尔卡导弹、120 毫米迫击炮,反坦克地雷,AK-47 及 G3 步枪弹药。

(b) 2006 年 3 月 28 日，有 10 公吨的军火，其中包括迫击炮、PKM 机枪、AK-47 突击步枪以及火箭榴弹发射筒(反坦克武器)通过公路，经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境的 Qura-Jooma 镇，从埃塞俄比亚运抵乔哈尔。这批军火卸载到穆罕默德·迪尔的储藏设施中。

23. 监测组了解到，2006 年 4 月 2 日，穆罕默德·迪尔从埃塞俄比亚搭乘埃塞俄比亚军用飞机抵达乔哈尔。监测组还了解到，穆罕默德·迪尔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曾要求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反对派联盟(又称“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埃塞俄比亚针对迪尔的请求，向他保证将继续提供支持。监测组在以往的各次报告中已详细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向穆罕默德·迪尔提供的军事支持。

24. 监测组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出一封信，通报上述信息并要求作出答复。截至提交本报告时，监测组尚未收到答复。

### 意大利

25. 监测组得知，从意大利运来两批军用物资(两用物品)，详情见下文。监测组还得知，这两批货物送到了摩加迪沙以北乔哈尔的过渡政府手中，随后交给乔哈尔地区的孔戈训练营地过渡政府民兵使用。

(a) 2005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前后，Mariam Queen 号（当地称为“Abu-Maruyama 号”）海运货轮在索马里马安港卸下 18 辆卡车以及若干只密封的长形大箱子。箱子上岸时，周围的警戒非常严密。自卡车运抵后，已有若干辆用于运送过渡政府在孔戈的军事训练设施的民兵，至少有三辆卡车已配备了高射火力；

(b) 2005 年 12 月 14 日前后，一架编号为 ER-ADK 的安东诺夫 12 型飞机降落在乔哈尔的简易机场。从飞机上卸下若干只箱子。箱子表面的意大利文显示，这些箱子来自意大利军方。箱子里面装有帐篷，其中一部分运往过渡政府在孔戈的军事训练设施。监测组得到的进一步信息显示，同一时期降落在乔哈尔并装运类似货物的飞机还有好几架。

26. 监测组就上述几批物资向意大利政府发出一封信，并于 2006 年 3 月 6 日收到答复。关于 2005 年 10 月的那批货物，意大利政府否认参与其事，但称“上述车辆……如果证实来源于意大利武装部队，那么唯一的解释是，第三方从市场上购买意大利武装部队售出的物资，然后间接运到索马里”。

27. 关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的那批货物，意大利政府证实的确运送了这批货物，并且还出资飞了六个航班。然而这批装备并非运送给过渡政府的民兵（见附件四）。

#### 沙特阿拉伯

28. 在 2005 年 12 月期间，沙特阿拉伯政府除了其他两用装备之外，还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服，具体是提供给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侯赛因·艾迪德。有关物件用海轮集装箱，经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送到摩加迪沙。

29. 沙特阿拉伯政府于 2006 年 3 月 27 日回信答复了监测组关于这批货物的详细信函。沙特阿拉伯政府证实曾运送过这批货物，但称它所提供的这批援助只是医疗设备、药品以及“防毒气服”（见附件五）。

#### 也门

30. 也门政府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了一批物资。2006 年 1 月 26 日前后，Mareb 号商船从也门荷台达抵达索马里邦特兰州的波沙索港，载有约 15 辆丰田越野小卡车、2 000 套军服、2 000 双军靴、2 000 双军袜、2 000 顶帽子和 1 780 条皮带。2006 年 2 月 8 日，一架编号为 ER-AXL，呼号为 TET 1116 的安东诺夫 12 型飞机，运载其中至少 4 辆丰田小卡车，从加尔卡尤抵达拜多阿，将这些汽车运交索马里议会议长沙里夫·哈桑·谢赫·阿丹。

31. 2006 年 4 月 2 日，也门政府按照其同监测组建立的合作关系的精神及实质，提供了详细资料，承认曾运送这些军服给索马里的过渡政府。但否认这些制服是给军队的，坚称这些制服是给警察部队的。

### 最近的事态发展

32. 在报告所涉期间，第三国秘密介入索马里十分频繁。监测组得知，2006年1月和2月份以及在本节未详述的其他时间，有第三国提供了资金支持，旨在帮助组织和建立一支民兵部队，以对抗索马里中部和南部日益壮大的好战原教旨主义者造成的威胁。新部队被命名为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和平反恐联盟)。

33. 截至2006年2月，和平反恐联盟的成员据报包括过渡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各位部长掌握的民兵，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部长穆罕默德·堪雅尔、商务部长穆萨·苏迪·亚拉豪、宗教和捐赠部长奥马尔·穆罕默德·马合茂德以及解除武装和民兵安置部长博坦·伊萨·阿林。据报该联盟还包括 Bashir Raghe Shirar 和 Abdirashid Ilqeyte 等商人，以及 Abdi Nurre Siayd、Abdi Shuri Ali Hersi 和 Isse Osman Ali 等民兵指挥官。

34. 另外，2006年2月18日至22日前后以及2006年3月22日至25日前后，和平反恐联盟同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在摩加迪沙和阿夫戈耶（位于摩加迪沙西北）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战斗。

35. 监测组没有具体指出第三国的名称，因为在编写本报告时，有关调查尚未结束。

## 三. 资金：既得经济利益

### A. 导言

36. 监测组继续调查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财务方面，以期查明用于为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及维持民兵的收入来源和创收、组织及结构。监测组通过迄今为止的财务调查发现，索马里主要运行着两个相互分开、又相互依靠的经济系统，为某些军阀、商人和其他人创造大量的收入。这两个系统共同代表了非常强大的既得经济利益，而且有同样强大的武装民兵来保护这些利益，并帮助保证这些系统长久存在。

37. 代表既得经济利益的是：(a) 企业卡特尔及其他关联商业实体，其复杂广泛的垄断业务遍及索马里，特别是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10个地区(Galgaduud地区和南部)，并延伸到某些外国；(b) 通常由军阀领导的地方当局，其中有些军阀还是过渡政府的部长，他们是各自当局创收的主要受益者。在2005年10月4日监测组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5/625)中提出了地方当局的概念，特别强调了这些当局在为军阀购买武器及支助其民兵而创收方面的作用。

### B. 地方当局

38. 应该指出，监测组曾经定义了地方当局的概念，即某个索马里军阀控制的地理区域，具有创收结构。军阀是该地区的行政首长，垄断军队，并且行使权力指

定副手监督各种来源的税费征收。目前，由于没有建立中央政府，索马里是由许多独立运行的地方当局组成的混合体。

39. 此外，监测组注意到，由于某个地理区域由多个军阀共享控制权，因此地方当局可以发展为由多个军阀对该地区实行联合行政管理并分享收入。这两种形式的地方当局所得收入的总量很大，有时达到数百万美元。

40. 监测组 2005 年 10 月 4 日的报告查明了某些地方当局——下朱巴地区和基斯马尤市、中谢贝利和乔哈尔市地方当局以及下谢贝利地方当局——的金库的多种收入来源。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国际木炭商业销售以及向在索马里沿岸水域作业的外国渔船队出售许可证。

### 机场和检查站的收入

41. 上份报告还提到了海港、机场和道路检查站等税费收入来源。监测组在当前的任务期内从大摩加迪沙地区和基斯马尤以南地区选出一些地方当局，对某些机场和道路检查站的大笔收入情况进行进一步调查（关于这些收入来源的详细分类情况见附件六）。下文将重点介绍获得的关于各种毛收入的情况。目前这些收入部分用于购买武器弹药以及支付民兵部队的费用：

#### 机场

42. 监测组收集了关于四个机场的资料：Daynile、K-50、巴尔多格尔和基斯马尤。一般来说，地方当局对飞机的降落以及飞机上的乘客和商品征收税费。全部四个机场运来最多的商品是阿拉伯茶，<sup>2</sup> 占每个机场总收入的 30% 至 50%。

43. 位于摩加迪沙附近的 Daynile 机场估计每年创收 150 万美元。在编写本报告时，据称这些收入在所有者 Mohamed Qanyare Afrah 和其他股东 Osman Ali Atto、Omar Finish 及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之间分成。K-50 机场位于摩加迪沙西南方向，距摩加迪沙有一小时的路程，估计每年创收 140 万美元，据称受益者是 Ahmed Duale Gelle (Heef)。

44. 巴尔多格尔的机场也位于摩加迪沙西南方，而基斯马尤的机场位于索马里南部，靠近基斯马尤市。每个机场分别为各自的所有者 Eyr 子部族/Habergedir 和 Barre Hirale/朱巴谷联盟创收 30 万美元。

#### 检查站

45. 检查站是军阀最直接的现金来源之一。检查站从 1990 年代初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就一直存在，当时军阀和部族开始寻找收入来源，供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以便继续战斗。在开始有机场和海港收入之前，检查站是最快、可能也是

<sup>2</sup> 阿拉伯茶：也称为：“qat”、“gat”和“mira”。是热带东非土生的有花植物，包含类似于安非他明的化学兴奋剂，但是效果要弱很多。

最便利的经常大量收费的办法。检查站每天仍在提供硬通货，使军阀手头有足够的现金为其民兵购买武器弹药和阿拉伯茶供应品。

46.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和货车)到检查站都必须交费。军阀按照其财务需要设定收费标准。如果司机不愿意交费，民兵就胡乱开枪。

47. 检查站遍及索马里，特别是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监测组获得的信息表明，例如海湾地区大约有 32 个检查站，而单只摩加迪沙地区就有约 51 个检查站。在摩加迪沙的 Madina 区、Darmoolle (摩加迪沙和 Balaad 之间的道路)以及 Balaad(摩加迪沙以北 30 公里的一座城镇)的检查站每年大约为过渡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商业部长 Muse Sudi Yalahow (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成员)创收 130 万美元。而比此更多的是过渡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 Osman Hassan Ali (Atto) 在位于摩加迪沙以西 30 公里的 Afgooye，每年大约收入 430 万美元。

48. 据称，过渡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国家安全部长 Mohamed Qanyare Afrah 是摩加迪沙巴卡哈拉地区一个检查站每年大约 60 万美元收入的受益者。Abgaal 的 Waceysle 子部族每年从摩加迪沙一个交叉路口的 Sinai 检查站获得大约 36 万美元的收入。

### C. 经济发电站：企业卡特尔

49. 目前，索马里中部和南部最大的创收者是大型企业卡特尔<sup>3</sup> 及关联企业，它们价值数百万美元。它们垄断索马里整个中部和南部的业务，并跨越部族界线和地方当局的边界。

50. 监测组查到有三个强大的企业卡特尔，总部设在摩加迪沙，业务网络遍及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并延伸到某些外国。这些卡特尔主要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开展业务，范围覆盖该国的 10 个地区，即 Galgaduud、Hiraan、中谢贝利、海湾、Bakool、Gedo、下谢贝利、下朱巴、中朱巴以及 Banaadir。它们为马尔卡和基斯马尤的海港业务提供服务并可能参股其中。这三个卡特尔还有外国业务，范围从肯尼亚的蒙巴萨到吉布提，再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见地图 1)。卡特尔对包括海运和陆运的经济活动有各种程度的参与——作为所有者、少数股东或者分包人。他们还基本垄断了涉及一般贸易活动(进出口、粮食分配、库房服务、燃料供应、建筑、电信和汇款)的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同。

51. 每个卡特尔都是独立的，且由大约三个主要公司组成，总计九个公司。有的卡特尔下属各公司有同样的股东和经理，特别是当他们是一家人时。这三个卡特

<sup>3</sup> 卡特尔定义为独立的商业组织的联合体，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成员对商品生产、定价和市场营销进行管制；或由独立的组织组成的联盟，目的是通过控制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来限制竞争。这样做是希望实现垄断。

尔的所有公司通过彼此的合同而联系在一起。它们还依靠关联商业实体（从事汇款、电信和燃料供应）和分包商组成的网络来开展业务。

52. 可以举一个一般的例子说明上述的关系。如果一家公司获得了联合国的一个关于在索马里中南部供应粮食的合同，即使该公司有自己的船只、货车、库房和设备，还是可能需要与其他从事货运、海关、清关和相关金融服务的公司分包。

53. 关于企业卡特尔的资产，调查表明，它们独立雇用数百位工作人员；600 多辆具有约 25 公吨货运能力的货车（自有或租用）；96 000 平方米库房面积（自有或租用），遍布上述 10 个地区；数目不详的船只（自有或租用），其中有些船只的运力达到 14 000 公吨，还有驳船、拖船、海岸起重机、叉车等等设备，价值数百万美元。

### 关联企业对卡特尔的支持

54. 卡特尔还需要某些关联商业实体提供服务，以便利其商业营运。监测组查明了在索马里经营、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各种电信、汇款和燃料供应企业。这些关联企业本身也是创收大户；例如，估计 2000 年索马里各汇款公司大约汇款 8 亿到 10 亿美元。资料进一步表明，索马里 14 家最大的汇款公司中至少有 9 家属于不同的由一般贸易、建筑、运输和航运企业组成的经济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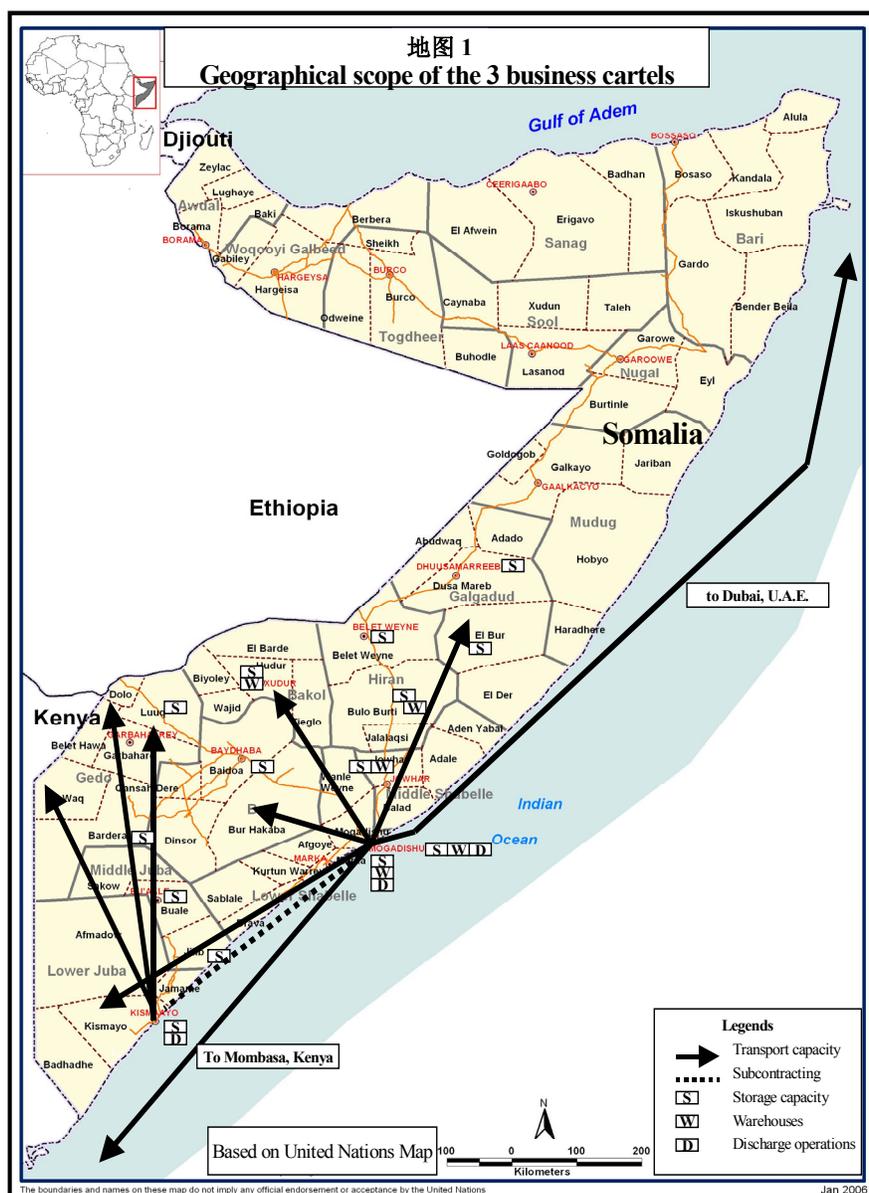
55. 卡特尔在日常业务中需要汇款公司和电信公司的服务，以使用最快、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资金转账。索马里的电信公司，特别是摩加迪沙的电信公司提供现代技术，包括高频无线电、移动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汇款公司经常依靠电信公司以低成本快速资金转账。

56. 索马里的电信企业属于东非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之列，经营着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因特网服务等一系列业务，创收也达到数百万美元。根据目前任务期间获得的资料，在索马里最大的 6 家电信公司中，有一半的公司极可能也参与运输、航运和汇款业务。

57. 上述相互依存的企业卡特尔及其关联企业组成的系统，寻求尽量扩大收入同时尽量减少成本。凭借这种相互关系，卡特尔能够通过分划管理工作、以低利率借款、分担在因特网和其他媒体上刊登广告的费用以及批量购买供应品（如燃料）等方式管理其业务，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成本折扣。

58. 难以量化这三个企业卡特尔及支持它们的关联企业的毛收入总额，这不仅因为它们的业务规模大、范围广，还因为缺乏容易取得的或公开的完整资料。但是，根据迄今的调查，监测组认为，一个卡特尔的毛收入总量能够轻而易举地超过经济实力最强的地方当局的毛收入。监测组获得的资料表明，2004 年这三个卡特尔都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监测组有可信文件证明，2004 年有一个公司收入 4 000 万美元。监测组获悉，该公司的收入主要存在内罗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和吉布提的银行账户。

59. 关于索马里的地方当局、卡特尔及关联企业的所得和收入，监测组的看法如下：它们只遵守自行规定的规章，并且只向彼此而不是向中央政府交费纳税。它们投入地方基础设施——道路、建筑、机场、海港等——的资金主要是为了发展各自的利益，不论是安全还是经济利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民间社会却极其依靠国际援助组织来维持生存和社区发展活动。地方当局、企业卡特尔及关联企业所形成的庞大、复杂的既得经济利益网络代表着其所有人的巨大资金收益，因此有强烈的原动力争夺并维护这些利益。



## D. 马安海港：合资企业

### 背景

60. 尽管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而且索马里沿海的海盗集团造成不安全的局势，但是海洋贸易仍蓬勃发展。索马里海港经常有满载各种食品、服装、五金、石油和润滑油、燃料、建筑材料、电器产品的货船到港。索马里的商人与南美洲、中国、印度、远东、中东、地中海国家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贸易商有联系。

61. 索马里的主要海港有伯贝拉、博沙索、马安、基斯马尤以及马尔卡。伯贝拉由索马里兰行政当局经营，而博沙索由邦特兰当局经营。摩加迪沙是较为发达的港口之一，有并排的船坞，但是由于竞争各派为维持或争夺对该港口的控制权而发生内斗，因此自 1995 年以来一直没有使用该港口。基斯马尤和马尔卡由地方当局控制，成为私营港口，从中产生了大量不受监管的收入。

62. 监测组在调查过程中获得了如下有关 2004 年索马里主要海港入港货物的基本统计数字：马安——200 万公吨，伯贝拉——552 000 公吨，博沙索——368 000 公吨，基斯马尤——3 000 多公吨。

63. 任何商人如果打算在由地方当局经营的海港做生意，必须与该地方当局确立财务安排，才能保证到港的船只、货物及海员的安全。通常在开始向索马里的停靠港运输货物之前就必须确立这种安排。须缴预付款，包括安全费，每船 50 000 美元以上。在船只到达港口时需支付其他费用，其中可能包含海事服务费、港口费、货物处理和道路运输以及雇用驳船、拖船和搬运工的费用。这种财务安排非常关键，因为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索马里水域的海上业务风险。

### 马安海港

64. 与索马里由地方当局管理的其他海港不同，马安海港由上文所述的三个卡特尔共同拥有、管理和经营。该海港位于摩加迪沙以北 45 公里处。每个卡特尔拥有海港三分之一的股份。这些卡特尔还拥有海洋和内陆运输业务，以及货物转运、搬运、船运、燃料供应、一般贸易和建筑业务。该海港大约有 320 名工人直接从事卸货工作。该海港的实物资产有 6 只拖船、340 只其他类型的船以及 310 辆运货能力不等的货车。

65. 三个卡特尔在海港分别收费：一个收取陆地运输业务费，第二个收取拖船业务费，第三个收取停泊费以及其他费款和佣金。从海港搬运和其他船只活动收缴的其他收入先汇总，然后由三个卡特尔瓜分。2005 年，马安海港估计总收入为 1 580 万美元。2005 年每个月平均有 33 000 公吨的商品经马安海港进口，总计 396 000 公吨，平均每公吨收费 40 美元。

66. 平均每月有 30 只船停靠马安港。载货能力 3 000 公吨或以上的船只停泊费是 1 340 美元，而 3 000 公吨或以下的是 450 美元。货船运来的商品五花八门，包括糖、米、面、茶、咖啡、意大利面、食用油、植物油、燃料和水泥。

67. 监测组得知，在 2003 年和 2004 年的食品进口中，糖进口总量分别为 153 000 公吨和 94 000 公吨。糖进口量是其它食品的两倍多，有时甚至是三倍多。例如，2003 年米的进口量是 59 000 公吨，2004 年是 28 000 公吨。监测组 2004 年 8 月 11 日的报告（见 S/2004/604）指出，进口到索马里的糖被走私到肯尼亚，走私商人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监测组从调查得知，有一个商人是摩加迪沙的商业精英，与马安的一个卡特尔有关联，参与了向东非国家非法销售糖的活动，牟取了大量收益。

68. 马安港也处理出口货物，如商业煤炭货运。在 2005 年 6 月和 10 月，有 22 872 公吨的煤炭经该港运往外国市场。监测组获悉，煤炭出口税收中有一大笔资金转给了一名商人，监测组在以往的调查中查明该商人曾参与违反军火禁运的活动。

#### **E. 商业精英与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关联**

69. 在专家小组和监测组以往的报告中都记录了商业精英违反军火禁运的活动。监测组还记录了本任务期内发生的违反活动（详见附件一）。

70. 监测组通过工作得知，马安海港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武器和军用物资进入索马里的门户。卡特尔的某些关键成员经常，甚至是惯常地违反军火禁运，他们或者接收武器或军用物资，或者帮助运送这些物品给指定的接收人，无论是过渡政府、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还是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当武器不是运给自己的民兵部队而是其它接收人的时候，商业精英就只做买卖。

### **四. 沿海资源和海盗活动**

#### **A. 沿海资源**

71. 索马里沿海水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世界上最丰富的渔场之一和在数量上具有商业开采潜力的海底资源，例如，碳氢化合物和各种矿物。索马里军阀和企业正在出售获取这些自然资源的权利，有时是通过担任获取捕鱼许可证代理商和中间商的外国商业公司出售这些权利，最近又在出售海底资源的开采权利。在编写本报告时，监测组正在追寻可靠的调查线索，这些线索显示，在某东南亚国家注册的公司正在积极进行涉及海底资源的交易。此外，举例而言，监测组了解到，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购买了邦特兰——包括萨纳格和苏尔地区——所有海底矿物、石油勘探和相关开发独家和专属权利的 50.1%。所有这些活动最终都转变为军阀或商人的额外收入，监测组知道，这些收入被用来为民兵购买武器和军事物资，支撑和维持军阀或商人各自的权力地位。

72. 此外，有信息显示，上文提到的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某个企业有权颁发整个索马里海岸的商业捕鱼许可证，监测小组正在追查这个信息。

73. 当地行政当局领导人和军阀早已意识到，索马里渔场的商业开发和向外国捕鱼组织和个人颁发许可证是一项厚利的创收活动。有些许可证就打印在印有前政府抬头的信笺上，另一些则盖有军阀的个人印章。一些渔船的船主或作业人说，在前来索马里水域之前，他们已经谈妥许可证，而另一些人则径自前往索马里的一个港口，希望能够与当地军阀作出某种安排，从而能够在索马里邻近水域捕捞商业数量的鱼。

74. 监测组手上有索马里南部“朱巴兰州国家渔业局”颁发给某个东亚国家一家商业捕鱼公司——FENG JONG 号机动渔船业主——的商业捕鱼许可证。监测组了解到，该商业捕鱼公司为这份许可证支付了 8 万美元。

75. 监测组了解到，一般而言，捕鱼许可证费用最高可达每船每年 15 万美元。监测组没有掌握经过审计的已颁发许可证件数，但了解索马里水域外国捕鱼活动的海事专家保守地估计，在任何一个季节，在索马里专属经济区里可以看到 500 多只渔船。在颁发许可证时，完全不顾任何国际条例或渔场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滥捕和索马里渔场的严重长期退化。

## B. 海盗活动

### 索马里海盗活动的演变

76. 远在离索马里海岸 400 海里之外，仍有船只受到攻击，劫持和未遂劫持的次数急剧增加，航运界对此深感关切。从 2005 年初至 2006 年 3 月底，在索马里海岸外发生了 45 起未遂劫持和 19 起得手的劫持事件。因此，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和国际海洋局——国际商会主要负责监测海上犯罪和不当行为的机构——一再向在这些水域作业的船只发出警告。

77. 1980 年代末期，在西亚德·巴雷政府时代，索马里海盗假扮执法人员登船。通常，他们攻击船只的第一步是发出口头命令和警告。如果有必要，他们会使行动升级，使用自动武器和其他武器（鸣枪示警），以恐吓船员，登船并控制船只。

78. 当时，索马里海盗不像今天在索马里沿岸活动的海盗那样精明。更确切地说，那个时期的海盗是武装的海上抢劫犯。海上抢劫犯是私人船只的船员或乘客，他们在海港和领海内——通常最远离海岸 12 海里——对商业船只进行武装抢劫。他们在索马里沿岸领域活动，是临时拼凑、组织松散的团伙，没有先进的通讯程序和设备，没有复杂的活动方法。他们控制船只，以满足其不甚广泛的用途，偷窃船上的金钱和货物——例如柴油、润滑油、储藏物品和用品。他们通常不会将船员作为人质，也不会勒索赎金。

79. 在 1990 年代初期，索马里沿岸水域还存在另一类海盗——自封的海岸巡警。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在沿岸水域非法捕鱼以及倾倒有毒物质的船只。

80. 由于西亚德·巴雷政府及其机构倒台，索马里国家法律与秩序持续瓦解，因此，区域当局承担了渔业执法责任，利用地方武装民兵保护它们认为属于自己的财产；在一些情形中，这种执法就是扣押被认为威胁到它们各自界定的利益的船只。然而，这种执法行动不足以阻遏寻求有丰厚利润商业渔场的外国拖网渔船日益靠近索马里海岸。因此，外国渔船与索马里传统沿海渔民发生了直接对峙，使当地社区对外国船只行为日益放肆，最后导致武装的索马里人用快艇追逐外国船只。

### 组织与行动

81. 海岸巡警的这种基层执法行动与武装海上抢劫犯的活动合流，发展为今天这种远为复杂和利润更加丰厚的活动，可以确切地说，这种活动就是海盗活动：在国际水域（超越国家 12 海里领海界限）由私人船只船员或乘员为个人利益对另一私人船只犯下的国际罪行，通常伴随着非法暴力、羁押或劫掠行为。

82. 本节介绍的海盗活动信息最多只能显示在编写本报告时索马里水域存在的索马里海盗组织和活动的类型。这种信息远远不够完整；不过，监测组在继续调查。在本任务期限内，除许多其他知情来源外，监测组约谈了私人船只——Semlow 号（肯尼亚所属货船）、Safina Al Bisarar 号（在印度注册、从事贸易活动的独桅帆船）和 Feng Jong 号机动渔船——的船员。得出的综合信息勾勒了索马里海盗组织和活动方式目前的概况。

83. 索马里海盗设有陆上总部，负责策划、指挥、控制和协调扣押船只的活动。监测组还了解到，海盗有自己的收集情报或信息网络，这个网络的人员分布在该区域其他国家。网络人员向海盗总部报告在索马里海岸外作业的船只详细情况。

84. 海盗的领导层保证妥善地培训、装备和指导海盗攻击队。海盗攻击队的活动包括以下特征：这些人员具有适用于海上环境的通讯、航行和海员技能；约 10 名海盗参与攻击目标船只的行动，在攻击时使用三只船——两只快艇和一只供应船；海盗利用登船悬梯登上目标船只，通常持有手枪、AK-47 突击步枪和火箭榴弹；在登上目标船只之后，他们立即控制船只，占领船只指挥中心——驾驶台。他们利用船上的无线通讯设备或卫星电话与陆上总部联系，请求进一步指示。海盗通过恐吓和威胁伤害船员的方式控制船员，不允许船员记录航行日志。一旦控制被夺取的船只，海盗可能用它作为临时母船，寻找机会，攻击其他船只。

85. 海盗攻击队无视船旗国、船员国籍或运载的货物，攻击任何船只。索马里海盗意识到其内陆快艇航程和航海性能有限，因此，他们夺取拖网渔船和独桅帆船，作为在远离海岸多达 400 海里处进行活动的母船。海盗一旦强占一艘船，就会命令船长驶往繁忙的海道，他们利用被夺取船只上的雷达，可以监测远达 60 海里

船只的行动。然后，他们静等毫无警觉的商船在地平线上出现，这时，他们乘坐快艇发起攻击，在必要时使用火箭榴弹、突击步枪和信号弹。并非所有劫持行动都能得手，受害船只也没有报告所有未遂劫持行动。

86. 海盗攻击队在夺取船只之后，通常会扣押船只，勒索赎金。海盗的主要兴趣不是船只或货物本身的价值；他们的主要意图是向国际船只的业主或作业者勒索金钱。

87. 这些团伙有复杂、秘密的国际网络，为谈判和转移赎金提供便利。海盗团伙利用在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关系，为赎金交易或转移资金提供便利。海盗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提供的秘密金融服务和安排，帮助将船主支付的赎金转交掌控海盗团伙的军阀。

88. 最近的赎金交易显示，海盗要求以现金——通常是 50 美元的旧币——支付赎金。在一个案件中，海盗明确表示，他们不收连号的新币。监测组得知，迄今为止，被劫持船只的业主和作业方已经向索马里海盗支付了至少 200 万美元的现金赎金。

89. 赎金被用来购买武器。监测组继续调查海盗活动、赎金和海盗团伙购买武器和维持强大、精干民兵之间的相互关系。

### 海盗团伙

90. 至少有四个海盗团伙在索马里水域活动，他们是：

(a) **国家志愿海岸警卫队（志愿海警队）**。这个团伙的活动重点是拦截小船和渔船；它在索马里南部海岸一带、离大基斯马尤地区海岸不远的区域活动。其领导人/指挥者是穆罕默德·加拉德；

(b) **马尔卡团伙**。这个团伙由若干分散和组织不太严密的小型团伙组成，在下谢贝利大马尔卡地区活动。通常，他们渔船和船队的活动范围超过志愿海警队。他们的一些船只甲板上装有火炮。这些团伙拦截各种类型的船只。他们进行海上抢劫、走私和海盗活动，资金来自下谢贝利军阀谢赫·优素福·印多哈德州长；

(c) **索马里海军陆战队**。在所有索马里海盗团伙中，这个团伙在组织和行动上最为严谨。他们按照军队编制进行组织，有海军元帅（穆罕默德·阿里·哈桑）、海军上将（穆罕默德·奥斯曼）、副海军上将（海军陆战队行动首长“格雷”将军）和金融活动首长（阿费韦恩）。与其他海盗团伙相比，他们似乎有能力在离海岸更远的地方活动，他们进行夺取船只、绑架和勒索赎金的海盗活动。他们在索马里中部沿海地区活动，包括其主要基地哈拉尔代雷的近海地区以及哈拉尔代雷以北卫星地点埃利的近海地区。

(d) **邦特兰团伙**。他们可能是索马里传统或原始渔民海盗或武装海上强盗，是存在历史较长的海盗团伙。这些人有经验，年岁较长，不事声张地进行海盗活动，他们在四个地区活动：索科特拉岛东南；索马里东北岸外的拉斯阿西尔；索马里北部海岸的阿卢拉角；和邦特兰博沙索以东 150 公里处的巴雷达村。据报道，这些传统的索马里海盗向索马里海军陆战队提供培训。他们进行走私和海盗活动，利用改装渔船攻击各种船只。

### C. 与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联系

91. 监测组了解到，从海盗活动中获取的部分赎金成为个人利润和用来购买武器。例如，索马里海军陆战队属于萨里班子部族（哈维耶部族），他们购买武器，供其海盗攻击队使用和加强其民兵。他们的民兵被用来与萨阿德子部族（同属哈维耶部族）的民兵进行战斗，两个子部族都位于索马里中部的穆杜格地区。他们在争夺饮水控制权。

92. 监测组继续进行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索马里海盗组织和活动，包括使用赎金购买武器和维持民兵的情况。

### D. 个案研究：索马里海军陆战队的一次海盗活动——Safina Al Bisarat 号独桅帆船

93. 在过去六年里，印度人拥有并且在印度注册的 **Safina Al Bisarat** 号独桅帆船一直在印度、中东和索马里之间活动，在各港口之间运送各类物资。

94. 在最近一次——2006 年 1 月——前往索马里的航行中，**Al Bisarat** 号在马安港卸完货，沿索马里海岸南行，到达基斯马尤港，装载了 18 000 袋 25 公斤装木炭。**Al Bisarat** 号于 1 月 14 日离开基斯马尤港，沿索马里海岸向东北而行，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阿治曼。

95. 在航行两日之后，即 1 月 16 日，该船在基斯马尤东北约 200 海里的地方突然遭到载有 10 人的三只小型快艇的迅猛攻击，这些人挥舞着武器。他们是索马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他们持有 AK-47 突击步枪、火箭榴弹发射器和手枪。海盗向 **Al Bisarat** 号靠拢，利用悬梯迅速登船。上船之后，海盗进行了安全搜查，控制了船长和 15 名船员。接着，他们威胁被俘虏的人，如果不听从海盗的命令，就会受到伤害。

96. 在控制了该船和所有船员之后，海盗们进入设有该船无线电设备的驾驶台。海盗头目用无线电与总部联络，告诉其领导人，攻击队已经控制该船，并请求进一步指示。此后，若干海盗把持该独桅帆船的各战略位置，海盗攻击队头目控制了驾驶台和无线电设备。海盗用来进行攻击的三只快艇被拖在被劫持船只的后面，三名海盗留在其中一只船上，因为这只船上有武器、燃料和其他用品。

97. 在海盗与其领导人进行无线电联络之后，Al Bissarat 号船长被命令改变航向，但不是驶向陆地，而是出海，驶向繁忙的航道。这时，海盗的意图似乎很明显：Al Bissarat 号将被用作母船，作为海盗接近其他毫无警觉船只然后突然发动攻击的平台。从海盗向 Al Bissarat 号发起突然袭击、到占领并控制该船，到使用无线电与总部联络并发出 Al Bissarat 号驶向航道的指令，索马里海军陆战队展现了对独桅帆船操作以及对其活动的海上环境的有效掌控能力和了解。

98. 在此后的三天里，海盗们利用 Al Bissarat 号作掩护，在航道上穿梭，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三天里，每天都遇到了机会：1 月 17 日和 18 日，海盗们用快艇分别追逐身份不明的一艘集装箱船和一艘油轮，并在追逐时向其开火。其行动的意图是进行恐吓，使船只停下，向海盗投降；但在这两次行动中，这种战术都没有成功，两艘船都逃脱了。不过，海盗发射的一枚火箭榴弹直接命中其中一艘船——驾驶室附近冒出了烟火。监测组不知道船只受损程度，也不知道人员伤亡情形。两艘船都没有提出关于未遂劫持事件的公开报告。

99. 1 月 19 日，海盗们在离索马里海岸约 300 公里处又试图劫持一艘船。这次也没有得手。现在已经知道这次被攻击的船只的船名：在巴哈马注册的散装货船 Delta Ranger 号。海盗们再也没有想到，这次袭击引起了一连串事件，使这次袭击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袭击行动。Delta Ranger 号向吉隆坡的国际海洋局（海洋局）报告了这次袭击行动。狩猎者现在变成了狩猎对象。

100. 在远离索马里海岸的公海上活动的美国海军部队收到了海洋局关于这次未遂劫持行动的报告，并利用报告提供的信息，发现了海盗使用的涉嫌母船。然后，美国海军不动声色地对 Al Bissarat 号进行了监视。

101. 在 1 月 20 日的无月之夜，黄昏过后，直升机近距离跟上了 Al Bissarat 号。海盗们听到直升机引擎的声音之后陷入了恐慌。他们立即命令船长掉转船头，驶向索马里海岸，希望在索马里领海得到安全。

102. 美国海军跟踪 Al Bissarat 号，保持距离继续监视。1 月 21 日约 8 时，美国军舰温斯顿·邱吉尔号试图与 Al Bissarat 号取得船对船的无线电联络，但未成功。海盗们命令船长不得回应无线电联络，并命令他保持方向，快速驶向索马里海岸。

103. 在大约 11 时 30 分，邱吉尔号朝 Al Bissarat 号鸣枪警告，使该船停下。在大约 11 时 30 分至 14 时 30 分期间，邱吉尔号试图与 Al Bissarat 号取得联系，发出了口头警告：它将采取更严厉行动，使其要求得到遵从。在历时三个小时的僵持快要结束时，邱吉尔号再次朝 Al Bissarat 号鸣枪警告。在采取这项行动之后，海盗们投降，Al Bissarat 号打破了无线电沉默，与邱吉尔号取得了联系。一些海盗预感到将被逮捕，将武器藏在 Al Bissarat 号上，一些海盗则将武器扔进海里。此后，在 15 时前不久，美国海军人员登上了 Al Bissarat 号，拘押了这 10

名海盗，起出了隐藏的武器。2月25日星期日，海盗们被移交肯尼亚政府当局拘押。目前，他们被拘押在肯尼亚海滨城市蒙巴萨，等待因海盗行为而被刑事起诉。

## 五. 对违反军火禁运的趋势和规律的分析

### A. 军事化的持续和不稳定局势的扩大

104. 三个主要对立方、商业精英和包括海盗集团在内的其他主要集团、为自然资源而争斗的各部族对索马里的军事化，正在继续不停地向前推进。监测组注意到，由于武器、军用物资和财力支助——无论基本来源为何——源源不断流入索马里，军事化进程继续助长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总体态势。监测组还发现，总体军事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并注意到安全局势似乎相应地更为动荡不安，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尤其如此。这一军事化格局以及愈加动荡不安的趋势，使得发生更多的战斗和造成生命损失的可能性大增。2006年1月、2月和3月在摩加迪沙及周围地区发生激烈战斗，涉及反对派联盟成员（地方行政当局的军阀和持不同政见的过渡政府部长、商业精英以及好战分子），也证明了以上观点。

105. 国家提供的秘密援助是索马里当前军事化进程的组成部分。监测组在2005年10月4日的报告中指出了，国家对主要对立方提供援助的一贯模式。这一趋势一直在持续，但在本任务期限期间要比上一个任务期限期间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违反军火禁运，对各自支持的一方提供秘密捐助。这种活动危害很大，使得本已十分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无论提供了什么性质的支助，这一现象本身十分具有挑衅性，使得索马里安全局势更加难以预测，而且可能对该区域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存在对该区域国家间关系造成不良蔓延影响的可能性——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至少有三个成员参与秘密捐助活动，其中两个成员向同一个主要对立方提供捐助，第三个成员向另一个对立方提供捐助。

106. 鉴于过渡政府、好战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全都获得国家支持，近期不会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和解，因此，索马里的每个主要对立方都想要在军事上与其他对立方平起平坐，维护自身相对于其他对立方的地位以及特殊的既得利益。各捐助国之所以支持自己选择的一方，是出于自己的算盘和一整套利益。这样，显然没有任何系统、一致或统一的做法来解决索马里的军事化问题，造福索马里民间社会。各个国家提供的秘密援助有其明确目的，而且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有鉴于此，监测组认为，国家继续提供秘密援助的趋势不会终止，因而正在进行的军事化近期也不会结束。

107. 从供应方面来看，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滋养、助长了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不稳定局势，严重加剧了军事化进程，这就是摩加迪沙的军火超级市场——巴卡拉哈军火市场。监测组前几份报告详细讨论了军火市场问题——指出哪些人提供了大量供销售的军火，哪些人严重依赖军火市场进行新的采购。这个军火市场的军

火供应有若干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武器交易网络，这些交易网络通过或从设在也门和其他地方的根深蒂固的秘密走私网络获得新的供货。在本任务期限期间，监测组接获关于运抵军火市场的许多批军火的情报，并接获关于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成员和好战分子购货的具体详细情报（见附件一）。总体而言，从军火市场经常购货的主要买家是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成员，包括持不同政见的过渡政府部长、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其中包括伊斯兰宗教法院）、海盗集团以及不断争夺资源的子部族。

108. 有各种武装子部族和部族参与了自然资源引发的武装对峙和战斗。举两个例子：(a) 位于盖多州 Luuq 地区的马雷汉人 Reer Hassan 和 Reer Dini 部族，以及位于基斯马尤地区的 Hawiye 部族的 Sheekhaal 人和 Dir 部族的 Biimaal 人；(b) 索马里中部穆杜格州的 Sa'ad 人和 Saleeban 人，双方正在争夺水源。在后一个例子中，2006 年 1 月为控制水罐车发生的争斗导致不下 15 人死亡。上文没有包括参与争夺自然资源的所有子部族或其他的地方争斗，而是从这个角度说明军事化问题。点名提到的部族和其他人参与了获得武器及其他军事用品的持续过程。

109. Sa'ad 人还被称为索马里海军陆战队，这是一个武装海盗集团（见上文第 90 段）。正如上文第四节 B 所述，索马里海盗在索马里沿岸一带造成严重不安全局势。尽管他们没有对三个主要对立方之间的政争起到核心作用，但他们在军事化过程中的作用却大大助长了军事化和不稳定局势。

110. 在经济领域还有一伙权势很大的人，监测组报告通常在财政部分提到他们。这些人是商业精英：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企业卡特尔和相关企业的业主和营运商，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以及在外国都有业务。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违反军火禁运，购买军火和军用物资，而且拥有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民兵。然而，他们还在总体军事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军火和军用物资的买主，也是向三个主要政治对立方（即过渡政府、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以及好战原教旨主义者）提供军火、军用物资和财力支持的供应商。他们的双重角色和此处指出的各种关系并不是新鲜事。监测组在以往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商人中的一些人以及主要对立方的一些人违反了军火禁运。

111. 这些商人彼此合作，他们汇集军事资源，以租借、捐助和出售的方式向各主要对立方供应军事资源，并定期购买军火，使自己的民兵维持高度备战状态。所有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以一切必要方式保护其自身的既得经济利益。对这些有权势的商业精英而言，头等大事就是确保其金融帝国的继续存在，确保金钱继续流动——流向他们！

## **B. 军事化的地理分布——一幅不稳定局势的图画**

112. 监测组 2005 年 10 月 4 日的报告概述了当时两个主要对立方（即过渡政府和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在索马里的相对地理分布。除了邦特兰（过

渡政府总统尤素福以前的地方行政当局)和索马里兰(自封的独立国家)外,监测组说明了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分割为两部分的大致情况:在西南部肯尼亚与索马里边界上,大约从海岸到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边界之间的中间点为起点,划一条假想线向东北部延伸,在延伸过程中从拜多阿市以西绕过,对于过渡联邦政府来说,大约以 Hiraan 地区为终点,对于反对派来说,则大约以加勒加杜尔区域为终点。过渡政府的势力范围在这条线以西,反对派的势力范围在这条线以东。乔哈尔市和乔哈尔地方行政当局位于摩加迪沙的以北和以西,是过渡政府在反对派地盘上的一块飞地。由于每一方都被认为拥有军事能力,而且会动用军事能力打击对方,这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这种事实上的地理割据得到维持。

113. 尽管反对在索马里境内设立正常运行的中央政府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改变,同 2005 年 10 月终了的上一个任务期间相比,本报告所提到的反对派、过渡政府及索马里其他行动方的地理分布已发生变化。因此,正如下文所述,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军事化局面变得更为复杂。

114. 尽管过渡政府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还是位于上述假想线以西,但其具有基本影响力的地区已经缩小。过渡政府的主要大本营在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 Bakool 州。它在乔哈尔的飞地已被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占领,因此,尤素福总统把过渡政府民兵从乔哈尔附近的 Kongo 军营调到 Bakool 州。过渡政府对 Hiraan 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 Bay 州,过渡政府和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勉强分享对拜多阿的影响力。

115. 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也发生了变化。乔哈尔地方行政当局的军阀首领已经同反对派联合;然而,虽有这些人加盟,由于失去其他有力的联盟成员,以及失去受其控制和影响的某些地区,反对派联盟已经削弱。因此,在假想线以东,原先在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大大缩小,并因好战分子退出联盟而支离破碎。除好战分子外,其他联盟成员对反对派的忠诚也令人怀疑。在编写本报告时(2006 年 3 月最后一个星期),反对派成员的数目难以确定,可能正在减少。

116. 好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及其同盟(军阀和商业精英)原先与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关系密切,构成了抵抗过渡政府的安全屏障的一部分,但他们已经从反对派的安全保护伞退出。这些人已经成为第三个主要对立方。退出之后,好战分子和反对派联盟之间在 2006 年头三个月期间发生了若干次流血军事交锋。战斗结果,反对派又有一些过去的势力范围被好战分子占领。

117. 截至编写本报告时,由于争夺某些地区,特别是摩加迪沙某些地区的控制权而发生战斗,好战分子和反对派联盟残余势力之间的局势变幻莫测。好战分子和反对派目前拥有影响力的地区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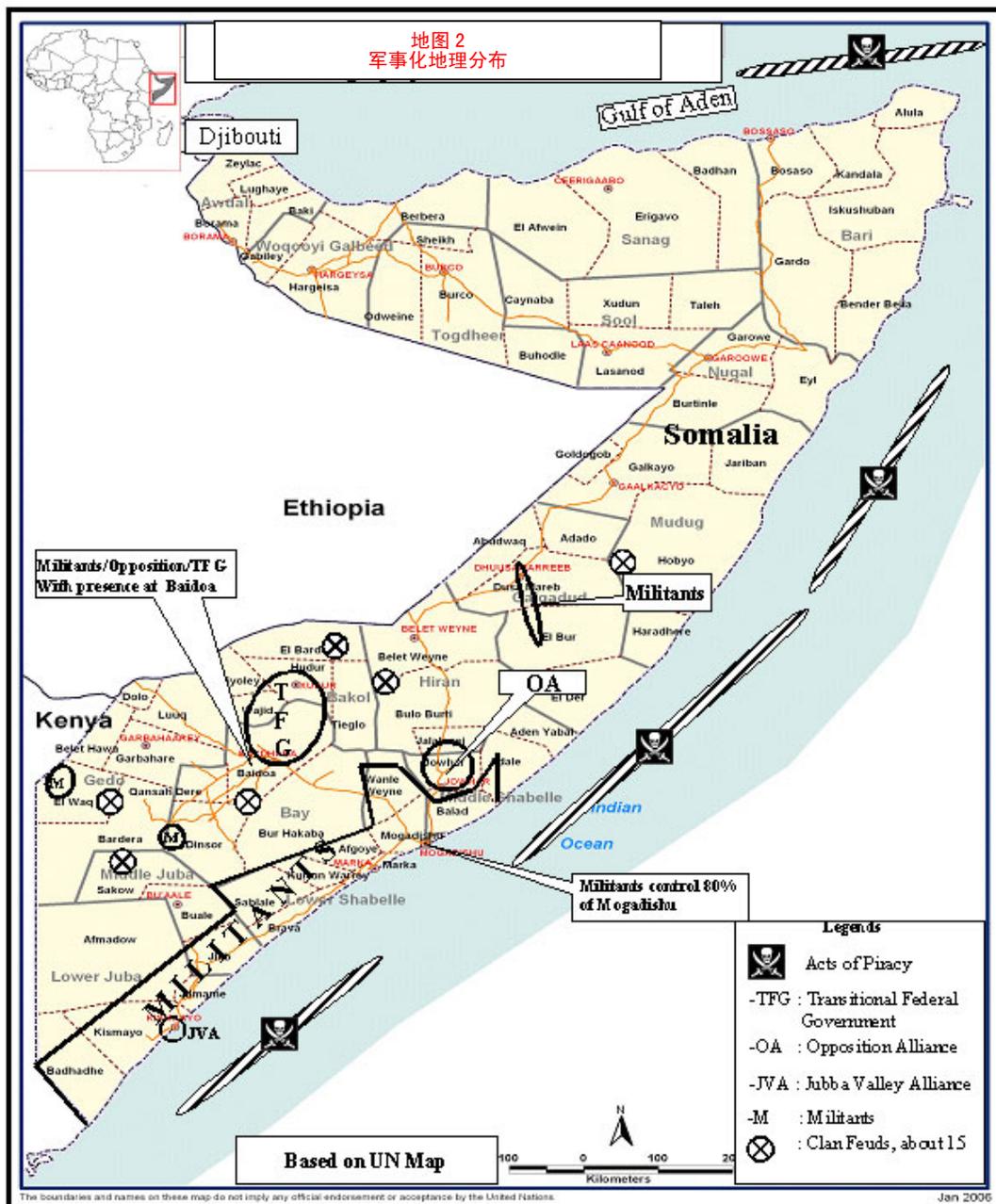
118. 好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控制了摩加迪沙大部分地区(截至 2006 年 3 月底, 大约为 80% 地区), 其中包括 Daynile 机场周围的地区、巴卡拉哈和更多的地区。在摩加迪沙周边地区, 他们控制了马安港、Easley 机场、巴乐多格尔机场、Afgooye 和麦地那等等地区。反对派被逼退到摩加迪沙东北面一个名叫 Karen 的地区, 但仍然对 Daynile 机场本身拥有某些影响力。在摩加迪沙周边地区, 反对派控制了乔哈尔。

119. 在假想线以东的其他地区, 好战分子的影响力达到相当多的部分, 把反对派排斥在外: 好战分子对索马里中部的 Galgaduud 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其中包括 Dhusamareeb 和摩加迪沙以南的地区, 包括基斯马尤周边地区以南的整个下谢贝利州, 基斯马尤再往南一直到肯尼亚边境附近的 Rachiamboni 地区, 往北和往西沿肯尼亚边境一带的地区一直到 Dhoble 地区。

120. 正如上文第三节所述, 商业精英还拥有强大、装备精良的民兵, 他们的商业设施遍及索马里中部和南部, 跨越了部族界限和当地行政当局的边界。其中一些人与好战分子的关系密切(商业精英业务范围的地理分布, 见地图 1)。

121. 在军事化版图中另外还有两个一般性质的集团: 为争夺自然资源不断进行战斗的子部族以及海盗集团(见第四节 B)。为了从地理角度更好地了解军事化情况, 监测组注意到, 为了控制自然资源和其他问题, 中部和南部各州正在发生若干部族间暴力争斗。参与争斗的各部族定期在军火市场购买武器。

122. 由此产生的军事化拼图或地理分布涉及多个主要行动方, 如地图 2 所描述的那样, 从视觉上表现出广泛存在的不稳定局势, 尤其是索马里中部和南部。这还表明, 各行动方所拥有的军火及相关军事装备大规模地广泛存在。监测组从所开展的调查工作了解到, 这些行动方还在继续不断地定期用流入索马里的武器和军用物资重新装备自己, 所有这些都违反了军火禁运。



## C. 好战原教旨主义者是第三股势力

### 第三股势力

123. 监测组自 2004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观察索马里境内好战分子的活动及其参与违反军火禁运的活动并提出报告。从那时起，好战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因此，监测组目前认为，好战原教旨主义者是争夺国家权力的第三股势力，同过渡政府以及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集团平起平坐，这股势力包括掌握地方行政当局的军阀、持不同政见的过渡政府部长等等。

124. 监测组认为，索马里的**好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表现出以暴力争夺国家政权的意愿的基本教义派，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在索马里，好战原教旨主义者通常被称为 Al Itihad al Islaami 或 Al Itisaam，他们包括伊斯兰宗教法院。与过渡政府以及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集团一样，他们一直收到和购买武器及其他形式的军事支持，长期获得财力支持。

125. 监测组在过去的报告中经常指出，与 Al Itihad 和伊斯兰宗教法院有着密切联系的**个体好战分子**持续参与了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监测组还报告说，好战分子正在不断组织起来，而且作为一个组织，正在取得更大的军事能力，日益强大。在建立能力、包括组织力量的过程中，好战分子、尤其是某些个人以及伊斯兰宗教法院，加入了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来反对过渡政府。监测组认为，这让好战分子有机会保持低姿态，获得建立自己的组织、力量和能力所需要的时间和保护。

126. 实际上，仅在 6 个多月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只有两个主要对立方：过渡政府和摩加迪沙反对派集团。但是，随着好战分子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摩加迪沙举行索马里联盟和救国理事会会议，好战分子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已准备好脱离反对派的保护伞，成为独立势力，具有政治议程、经济支持和军事能力，将是令人信服的索马里权力争夺者。

### 目标、策略和战术

127. 好战分子的主要目标是，把索马里变成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伊斯兰教进行控制。为达到这一目的，好战分子充分利用了由于缺乏稳定、有效的中央政府，以及尤素福总统和过渡政府的支持者一方与持不同政见的部长们和其他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分子一方之间持续敌意对峙而出现的机遇期。

128. 好战分子一直在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大幅扩增伊斯兰宗教法院及其民兵的数量和地点，继续加强全面军事能力。伊斯兰宗教法院是好战分子的急先锋。监测组接获的其他情报明确显示，同过渡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好战分子正在大肆

占据地理上的势力范围和控制范围，在那里扩大并试图巩固其权力基础。好战分子在某一地区出现，最初的明显迹象之一就是设立伊斯兰宗教法院。

129. 好战分子眼前关注的是保护他们在索马里已建立的功业，这有助于确保其自身的长期生存。为此，他们将继续反对在索马里建立中央政府，除非他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或者他们就是政府。他们认识到，一个敌视好战分子的政府会设法消除或控制他们，他们在索马里曾有过这种经历。例如，在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推动和协助下，《亚丁宣言》于2006年1月5日在也门签署，监测组随后注意到好战分子企图保护自己免遭过渡政府成为索马里中央政府所带来的威胁。《亚丁宣言》签署后，过渡政府和反对派1月份在摩加迪沙多次展开讨论，建议认真考虑将基斯马尤作为过渡政府在索马里举行议会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可能地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好战分子在基斯马尤周边地区的各个地点部署了全副武装的民兵特遣队，这一举动的目的显然是阻止在那里举行会议，并显示其军事力量。好战分子一直保持这一威胁姿态，直到基斯马尤不再作为可供选择的会议地点为止。

130. 此外，好战分子认识到，他们必须保护自己在索马里境内的经济利益和网络。好战分子有强有力的财力支持网络，依靠这些网络为他们的行动提供资金。他们继续从其在索马里境内的工商业务（包括汇款公司和某些电信公司）以及索马里境外的私人捐助方得到财力支持。

### 好战分子的军事能力

131. 好战分子一直通过直接国家支持、向军火市场供货的军火交易网络、以及其他来源获得武器和军用物资（见第二节和附件一）。他们在组织民兵方面采取了较为传统的军事路线，设有中央指挥和管制机构，有明确指定的领导人，监测组以往的最后报告点名提到其中一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参与了违反军火禁运活动。

132. 监测组接获的情报显示，好战分子的军事力量由若干不同部分组成，其中包括某些电信公司和汇款公司的民兵、一个受过专门培训、从事暗杀任务的秘密小组以及伊斯兰宗教法院。伊斯兰宗教法院正在不断扩大，是好战分子中最明显的武装分支。好战分子领导层不断采购武器，定期进行军事训练——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外国培训人员负责，以此在军事上强化伊斯兰宗教法院民兵及其他人员的能力。他们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不同地区（包括摩加迪沙）设立军事训练营，开办流动训练班。在许多情况下，训练密集而又严格，可能包括游击战术、爆炸物培训、射击和狙击手技能，以及适应索马里情况的更多标准军事技能。

133. 2006年头三个月期间，隶属好战分子的民兵、包括商业精英某些成员的民兵在摩加迪沙及周围地区同反对派民兵以及属于新成立的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和平反恐联盟）成员的某些商人进行了多次流血战斗。战斗从根本上证实了好

战分子使用暴力以及其大幅提高的军事能力的意图。这些战斗尤其显示出他们的作战能力、组织力量和领导能力，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们的意志。在2月份战斗期间，好战分子调动了大约119辆技术车辆、8辆装甲运兵车和7门大炮，显示出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力量。他们还雇用外籍战士，动用包括轻型反装甲武器（M72系列）在内的肩射反坦克武器。战斗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后果是，好战分子占领并夺取反对派在摩加迪沙及周围地区的地盘，摧毁或缴获军事装备，打死或俘获多名反对派民兵成员，从而严重削弱了和平反恐联盟的总体军事能力。监测组从多个可靠来源收到的可信情报显示，好战分子将若干俘获的反对派民兵成员斩首，这更加说明了好战分子的极端主义倾向。

134. 此外，监测组相信，由于双方之间的战斗以及和平反恐联盟的成立，好战原教旨主义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成立了起义保卫宗教和人民理事会。这种应对措施显示，他们打算坚持军事路线，还可能表示他们已走向暴力升级以实现其主要目的。

#### D. 既得利益

135. 在索马里成立过渡政府，使其成为具有生存能力的中央政府，并不符合索马里一些有权势的行动方的利益，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过渡政府部长、军阀和地方行政当局首脑、与企业卡塔尔有联系的商业经营、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军火市场的军火商以及海盗集团。这些行动方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既得利益：经济和意识形态。对这两种既得利益的保护是违反军火禁运活动的动力。首先，所有这些集团，包括好战分子，在索马里境内境外拥有稳固的财力支持，有需要保护的明确经济既得利益。

136. 或许除了军火交易网络之外，各行动方均有为这些利益而战的军事能力和意图，无论是单独作战还是出于权宜临时结盟，不过这种能力和意图有时表现出来，有时只是威胁。最明显的实例就是过渡政府与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集团之间正在进行的大对峙，这既有其秘而不宣的经济理由，也有公开鼓吹的政治理由。他们还保护这些利益不受对方侵犯，最近商人 Bashir Rage 和企业卡塔尔老板 Abukar Omar Adani 之间因涉及马安海港的经济问题而发生的战斗就是一例。

137. 在监测组本次任务期间，意识形态既得利益走到了前台。正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好战分子已冲上索马里境内争斗的前台，成为三个主要对立方之一。好战分子公开宣示的主要意识形态利益或目标是，在索马里建立奉行伊斯兰宗教法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展示了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证明自己是索马里正在进行的争斗中一个货真价实的主要对立方。

138. 由于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具有生存能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两种既得利益实际上有这么多年的时间在索马里境内成长并建立坚强的根基，在索马里境外建立强有力的支持网络。不管怎样，强大的经济和意识形态

利益——两者都很容易转化为由不同方面提供的政治、财力和军事支持——使得无法在索马里成立中央政府，继续推动违反军火禁运活动，所有这一切的巨大代价是索马里民间社会民不聊生，饱受蹂躏。

## 六. 能力建设

### 也门

139. 访问萨那期间，监测组会见了也门海岸警卫队指挥官，讨论在也门和索马里之间活动的非法军火贸易网问题。指挥官队长重申，也门政府致力于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军火禁运的所有决议，但他指出，海岸警卫队需要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以有效打击军火贸易集团走私武器。（他提到 2006 年 1 月 26 日分发给安全理事会制裁索马里委员会的一封信，其中概述了各项具体需要。）基于下述，监测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一关于能力建设援助的要求：也门政府在力图遏制军火贸易网将武器从也门跨亚丁湾运至索马里军火市场方面遇到的问题；监测组和也门政府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多次举行的会议；上述信函。

### 区域

140. 国际海事组织举办两次研讨会，讨论索马里沿海海盗事件迅速增加的问题。监测组应邀前往阿曼马斯喀特和肯尼亚蒙巴萨参加研讨会，并阐述其关于违反军火禁运的调查结果。

141. 在这两次研讨会上，通过了多项详细决议，以加强海事领域的总体安全。这些决议可构成该区域能力建设倡议的基础。这两次研讨会可予突出，以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的重点如下：

(a) 协助拟订和执行国家海事安全政策，保护海洋贸易不受非法行为的影响；

(b) 协助建立区域海洋信息中心，参加研讨会的国家可通过这些中心交流安保信息，防止或打击危害海员和船舶的非法行为；

(c) 协助加强国家和区域合作，确保那些对海员、船舶和港口设施犯下罪行的人和海盗受到法律制裁；

(d) 协助受海盗行为和武装抢劫船舶影响的沿海国家。这应包括加强打击海盗的能力，诸如提供能够对付海盗行动的海事资源，以及培训人员，使之能够更有效地打击海盗；

(e) 协助执行适当的安保措施和程序，有效持续遵守加强海事安保特别措施的各项要求，这些措施载于经订正的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XI-2 章和《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142. 另一方面，通过海事组织的倡议，在蒙巴萨建立了一个区域海洋搜寻和援救中心，为肯尼亚、塞舌尔、索马里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海域提供服务。迄今为止，肯尼亚、塞舌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合作，实现该中心的目标。应向索马里提供援助，使之能够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此外，应向所有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保持和增强其现有能力。

143. 最后，海事组织在其 2005 年 11 月 23 日的两年期届会上通过关于索马里沿海水域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事件不断增加的第 A 979(24)号决议，其中请海事组织秘书长“在本组织资源范围和决议范围内尽可能会向索马里和邻近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在发生情况时采取适当行动”。

144. 2006 年 3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使用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盗和武装抢劫活动。在关于索马里局势一个涉及面广的主席声明中，安理会鼓励“那些在索马里海岸邻近的国际水域和空域中有海军舰船和军用飞机的会员国随时注意在那里发生的任何海盗行为，按照有关国际法采取适当的行动，保护过往商船，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以免受海盗之害”(S/PRST/2006/11)。

145. 在此方面，安全理事会欢迎伊加特部长理事会 2005 年 11 月 29 日在乔哈尔通过的会议公报，其中决定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协调各项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应付这一共同挑战。理事会还促请各国特别是该区域各国进行合作，积极起诉海盗罪行。

## 七. 与各国和各组织协调

### A. 各国

#### 正当程序

146. 如上文第二节指出，监测组发信给在关于涉嫌参与违反军火禁运的资料中点名的个别国家和企业。截至完成本报告时监测组收到的答复已在第二节内关于涉嫌违反军火禁运的资料中被引用，并编入附件二至五。

#### 肯尼亚

147. 安全理事会第 1630 (2005)号决议规定了监测组的任务，列出其各项职责。监测组在当前任务期内履行职责时，多次努力请肯尼亚政府提供合作和援助，包括分别于 2006 年 2 月 11 日和 2006 年 2 月 12 日致函肯尼亚外交部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监测组成员还在内罗毕和蒙巴萨亲自尝试与肯尼亚政府建立有意义、有成果的接触。但肯尼亚政府对这一切均未作出反应。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48. 监测组非常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在 2006 年 3 月 22 日的信中予以合作，并在调查方面提供具体帮助。监测组期望今后继续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

## 也门

149. 在 2005 年 10 月结束的任务期内，也门政府和监测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也门政府本着这一关系的精神和实质，在当前任务期内再次给予监测组合作。

150. 2006 年 3 月最后一周，监测组应也门政府的邀请访问萨那。访问期间，监测组和也门政府官员多次举行卓有成效和透明的会议，双方互通信息并交换文件。监测组感谢也门政府给予的合作和实质性帮助。

## B. 组织

151. 监测小组与安全理事会第 1533 (2004) 号决议所设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和第 1526 (2004) 号决议所设“基地”组织/塔利班监测小组接触并交换了意见。监测组成员还与负责索马里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弗朗索瓦·隆赛尼·法尔举行会晤，在会晤中交换意见并互通信息。

## 八. 结论和建议

### A. 结论

152. 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安全局势仍极不稳定而且日益动荡，导致各主要行为者之间发生暴力对抗。监测组查明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 6 个主要行为者：过渡政府、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企业精英、海盗集团和长期争斗的子部族。武器、军用物资和财政支助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行为者，违反了军火禁运。这种流动的三大根本来源是：不断扩大的国家圈，各有各的议程；军火贸易集团；经济实力强的个人和企业精英。

153. 成立过渡政府仍受到强烈反对，使这一进程实际陷入僵局。尽管过渡政府获得私下和公开的广泛国际支持，但仍不能确立权力，成为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主要对立方，即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联盟、好战原教旨主义者和企业精英，反对成立中央政府，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组织严密，而且表现出打算使用致命暴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实现各自的议程。他们集体和（在某些情况下）个别的力量、资源和能力超过过渡政府。

154.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第二批主要行为者，即长期争斗的子部族和海盗集团，利用没有中央政权的情况大肆进行犯罪活动，有时还采取暴力方式，或试图通过武装暴力冲突解决他们之间的部族争斗。结果，在整个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军事化的总体进程和趋势也令人担忧地继续存在。

155. 过渡联邦政府与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之间在国家一级的僵局现在出现了变化，力量强大的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加入其中。由于政治和军事因素，过渡政府联盟和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的结构已经重组。最明显的因素是：乔哈尔地方当局退出过渡政府，加入反对派；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作为第三

股力量崛起，他们受意识形态驱动，现已独立于反对派，但仍反对建立过渡政府作为中央政府。

156. 因此，与好战的民兵部队进行一系列血腥战斗之后，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反对派的力量也被严重削弱。结果是好战者对以前属反对派势力范围的大片地区的掌控加强，举例说，在编写本报告时，好战者大约控制了 80% 的摩加迪沙。

157. 所有六个主要行为者都武器精良、组织严密并积极关注保护和确保各自的既得利益，无论这些利益基本上在经济利益，如军阀管理的地方行政当局及企业精英的庞大、强有力的企业卡特尔的情况，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如好战分子的情况。监测组认为，既得经济利益和现在好战分子的意识形态利益，是反对在索马里建立中央政府的驱动力。

158. 在过渡政府和主要对立方之间的主要对抗边缘，海盗团伙和长期争斗的部族也在活动，他们大大加剧了当今索马里无法无天的现象和广泛的不稳定。

## **B. 建议：综合性军火禁运和有针对性的制裁**

### **综合性军火禁运**

159. 考虑到专家小组和监测组以前的报告和本报告所载的全部资料，以及索马里极不稳定的形势，监测组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综合性军火禁运的概念，供安理会重新审议是否可能予以通过和执行。监测组认为，有必要以综合性军火禁运作为进一步措施，减少流向索马里各主要行为者的收入总额，从而减少继续用这些收入购买的武器总数。

160. 监测组将综合性军火禁运的概念定义为涉及以下方面的进程：

(a) 重申并维持安全理事会第 733(1992)号决议第 5 段，对索马里实施的军火禁运；

(b) 对原产地为索马里的木炭出口实行贸易禁运；

(c) 严禁外国船只在索马里水域捕鱼，对索马里水域渔获的出口实行贸易禁运。

161. 上文所述方式的目的在于减少本报告所述参与违反军火禁运规定购买武器的主要行为者能得到的资金，从而提高对索马里实行军火禁运的总体效果。期望的效果是，制止主要的违反军火禁运规定者肆无忌惮地向索马里运送武器，这些人的财政能力来自累积的收入，而一部分收入的来源是出口索马里木炭和向外国公司发放捕捞许可证，允许他们在索马里专属经济区捕鱼。

162. 该提议的执行取决于各国开展合作，对不是由政府控制的非法和未经管理的活动予以禁止并实施禁运，因为这涉及与外国公司的贸易。另外，可通过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协定来实施和强制执行该提议，直至索马里建立适当的政府。

163. 该提议无意严重影响或者限制索马里民间社会的个人为当地消费需要而进行的传统的、国内的日常生计活动。监测组仍然认为，该提议不会影响由国家赞助向索马里提供的武器捐助。

#### 应与拟议综合性军火禁运同时考虑的有关木炭的额外信息

164. 在当前的任务期，监测组得知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编写了四份文件，就木炭大肆商业化继续对索马里造成破坏性有害影响以及因此对索马里有限的森林造成毁灭性环境退化得出相同结论。<sup>4</sup>

#### 有针对性的制裁

165. 安全理事会第 1630 (2005) 号决议第 3 (d) 段请监测组继续改进和增订索马里境内境外违反会员国遵照第 733 (1992) 号决议所执行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及其积极支持者的名单草稿，以便安理会今后可能采取措施，并在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向其提交这些资料。监测组继续改进和增订该名单草稿。鉴于监测组前几份报告中提出的调查结果，以及本报告所载信息，监测组建议安全理事会考虑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例如，对名单草稿中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

<sup>4</sup> (a) 世界银行，“索马里-从恢复到复兴和发展-索马里国家经济备忘录”，第 34356-S0 号报告，2006 年 1 月 11 日；(b)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索马里-在持久的复杂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资本的实例”，2004 年 10 月 20 日，罗马；(c) 畜牧发展与环境部(索马里兰)和卫生、教育与环境烛光会，“个案研究：木炭生产对索马里兰畜牧业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2004 年 1 月，由荷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荷兰乐施会)资助。这项研究是在索马里兰进行的；(d) 卫生、教育与环境烛光会，“个案研究：替代能源与减小索马里兰对木炭的依赖”，2005 年 12 月 4 日，由荷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荷兰乐施会)资助。

## 附件一

## 任务期间调查巴卡拉哈军火市场的军火购买和出售情况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Qanyare Afrah Mohamed, 商人 和过渡政府国家安全部部长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8 月 24 日	
	各种弹药但主要为用于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的火箭	购买军火
	2005 年 9 月 6 日	
	11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9 月 20 日	
	18 挺 PKM 机枪	通过他的代表 Abdi Jilaow
	2005 年 10 月 5 日	购买军火
	地雷和小武器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10 月	
	Zu-23 高射机枪和杜什卡高射 机枪的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10 月 31 日	
	1 门 B-10 炮、1 挺 Sekawe 高射 机枪	购买军火
	2005 年 11 月 5 日	
	180 支 AK-47 突击步枪	在军火市场向军火商下订单
2005 年 11 月		
10 挺 PKM 机枪、2 挺杜什卡高 射机枪和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12 月 3 日		
各种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12 月 5 日		
6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购买军火	
2005 年 12 月 6 日		
各种弹药、包括 Zu-23 高射炮 的弹药	购买军火	
2005 年 12 月 13 日		
10 盒弹药 AK-47 突击步枪弹 药、10 盒 Zu-23 高射炮弹药	购买军火	
2006 年 1 月 3 日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2 门迫击炮和各种弹药 2006 年 1 月 14 日	购买军火
Qanyare Abiweli, Qanyare Afrah Mohamed 的儿子	6 挺 PKM 机枪、6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5 年 8 月 20 日	购买军火
Rage Shiraar Bashir, 商人	1 门 B-10 炮、1 挺 ZP-39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1 门 B-10 炮、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19 日	购买军火
	16 挺 PKM 机枪、20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6 年 1 月 9 日	购买军火
Saleeban 部族代表 (对抗 Sa' ad 部族)	一些 AK-47 突击步枪 和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2006 年 1 月 10 日	购买军火
Muse Sudi Yalahow, 过渡政府 商务部长	4 挺 120 毫米迫击炮和 Zu-23 高射炮、杜什卡高射机枪、B-10 炮和 ZP-39 机枪的弹药 2005 年 8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9 日	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小武器弹药、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 150 枚 120 毫米迫击炮炮弹 2005 年 9 月 7 日	购买军火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10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9 月 24 日	购买军火
	1 门 Zu-23 高射炮、几门 B-10 炮 2005 年 10 月 8 日	Muse Sudi 下订单。等待从索马里兰运来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5 挺 PKM 机枪、1 门 B-10 炮和 弹药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10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60 枚 120 毫米迫击炮炮弹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5 日	购买军火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1 门 Zu-23 高射炮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3 日	购买军火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2 月 26 日	购买军火
Omar Muhammad Mohamud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9 月 10 日	购买军火
“Finish”，过渡政府宗教和基 金部部长，控制摩加迪沙海港 和部分摩加迪沙机场	30 支 AK-47 突击步枪 2005 年 12 月 28 日	购买军火
Habsade Mohamed Ibrahim, 议 员，控制拜多阿	30 支 AK-47 突击步枪、7 门 82 毫米迫击炮、2 挺杜什卡高射机 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弹药、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 Zu-23 高射炮 2005 年 9 月 19 日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的榴 弹，每枚 100 美元
	24 支 AK-47 突击步枪、2 挺杜 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9 月 28 日	通过 Indohaadde 的代表 Mohammed Hassan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8 挺 PKM 机枪、11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 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8 日	购买军火
	8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4 门 120 毫米迫击炮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31 日	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10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11 门迫击炮和小武器弹药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8 挺 PKM 机枪、10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 3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6 年 1 月 14 日	购买军火
Barre Aden Shire “Hirale”，过渡政府重建和重新安置部部长，负责基斯马尤港	200 枚 120 毫米迫击炮炮弹 2005 年 10 月	弹药来自 Hargeysa
Abukar Omar Adaan，商人，筹资者 Al Itihad Al Islami	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通过他的公司 “Banaadir” 购买
	120 支 AK-47 突击步枪、24 挺 PKM 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2 日	通过他的公司 “Banaadir” 购买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11 月 25 日	在军火市场购买军火和将这些军火送给 Al-Furqaan 伊斯兰宗教法院
	2 门 120 毫米迫击炮以及迫击炮和 B-10 炮炮弹 2005 年 12 月 13 日	通过他的公司 “Banaadir” 购买
	20 挺 PKM 机枪、4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 门 Zu-23 高射炮和弹药 2006 年 1 月 10 日	购买军火
军火市场军火商	一些武器 2005 年 8 月 21 日	军火由军火商送到拜多阿，当地有部族在 Lidaale 战斗
	一些 AK-47 突击步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3 日	由一批军火商进口到军火市场
	6 门 Zu-23 高射炮和 ZP-39 机枪和 14 个供 Zu-23 高射炮和 ZP-39 机枪使用的旋转装置 2005 年 8 月 27 日	由一批军火商进口到军火市场
	80 挺 PKM 机枪、36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8 日	由一些军火商通过 Bossaso 以东的小港口进口到军火市场
	300 支 AK-47 突击步枪、40 挺 PKM 机枪、各种弹药和地雷 2005 年 8 月 29 日	从也门（军火交易网）供给几个军火商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 1 门 Zu-23 高射炮 <b>2005 年 8 月 30 日</b>	由 Daahir Muse Qaldan 进口到军火市场
	250 支 AK-47 突击步枪、24 挺 PKM 机枪、20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小武器弹药 <b>2005 年 9 月 3 日</b>	由 Mohammed Hassan 通过其控制的位于梅尔卡附近的简易机场 (El Ahmed) 进口到军火市场
	250 支 AK-47 突击步枪、3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20 枚 B-10 炮弹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9 月 5 日</b>	由一批军火商进口到军火市场
	9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弹药 <b>2005 年 9 月 10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Beletweyne 进口
	一些 AK-47 突击步枪、PKM 机枪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9 月 12 日</b>	由一批军火商进口到军火市场
	182 支 AK-47 突击步枪、32 挺 PKM 机枪、4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9 月 19 日</b>	由 Qorsheel、Abdullahi Madobe 和 Mohammed Hassan 进口到军火市场
	450 支 AK-47 突击步枪、2 门 Zu-23 高射炮、130 把手枪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9 月 27 日</b>	由军火商从索马里兰进口
	182 支 AK-47 突击步枪、110 把手枪 <b>2005 年 10 月 4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Galkayo 和 Beletweyne 进口
	一批小武器和弹药运抵军火市场 <b>2005 年 10 月</b>	通过 Bossaso、Galkayo 和 Beletweyne 进口到摩加迪沙
	160 支 AK-47 突击步枪 <b>2005 年 10 月</b>	由军火商通过 Galkayo 进口
	小武器、反坦克和高射炮弹药、约 8 000 件 <b>2005 年 10 月</b>	由军火商从 Bossaso 进口。一半的物品为 Osman Hassan Ali “Atto” 所购
	220 支 AK-47 突击步枪、30 挺 PKM 机枪、8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4 挺 Dhuunshilke 高射炮 <sup>a</sup> 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11 月 2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Galkayo 和 Beletweyne 进口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10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0 门 Zu-23-2 高射炮、5 门 Zu-23-4 高射炮和弹药 <b>2005 年 11 月 26 日</b>	由也门港口和海事运输部副部长 Hersi Adaan Rooble (军火贸易网络) 通过 Bossaso 进口
	60 挺 PKM 机枪、8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1 门 120 毫米迫击炮、4 门没有旋转装置的 Zu-23 高射炮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11 月 30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Galkayo 从也门 (军火贸易网络) 进口
	400 支 AK-47 突击步枪、数量不明的 PKM 机枪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12 月 11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Puntland、Galkayo 和 Beletweyne 从也门 (军火贸易网络) 进口
	20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大量用于 Zu-23 高射炮、B-10 炮、ZP-39 机枪和迫击炮的弹药 <b>2005 年 12 月 13 日</b>	由军火商进口
	1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2 门 Zu-23 高射炮、2 挺 Sekawe 高射炮 <sup>b</sup> 和各种弹药 <b>2005 年 12 月 17 日</b>	由军火商进口
	2 门 Zu-23 高射炮和弹药 <b>2005 年 12 月 20 日</b>	由军火商通过 Galkayo 和 Beletweyn 从邦特兰进口
	120 支 AK-47 突击步枪、16 挺 PKM 机枪、8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小武器弹药 <b>2005 年 12 月 26 日</b>	由军火商进口
	2 门 Zu-23 高射炮、2 门 B-10 炮、500 箱 Zu-23 高射炮弹药、300 盒 AK-47 突击步枪弹药 <b>2006 年 1 月 2 日</b>	由军火商进口和储存于 Huriwaa (摩加迪沙)
	3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 挺 ZP-39 机枪、1 门 Zu-23 高射炮和弹药 <b>2006 年 1 月 8 日</b>	由军火商从也门 (军火贸易网络) 通过 Bossaso 和 Galkayo 进口。拟运交 Abdi Hassan Awale Qeybdiid 但在 Galkayo 被 Sa' ad 部族的成员偷去
	一批手枪、AK-47 突击步枪、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运抵军火市场 <b>2006 年 1 月 9 日</b>	由 Qorsheel 和 Deesood (军火商)、Galkayo 和 Beletweyne 进口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300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1000 挺 PKM 机枪 2006 年 3 月 30 日	这批物品通过 Bossaso 从也门 (军火贸易网络) 运抵军火市场
Sheik Yusuf Mohamed Siyad “Indohaadde”, 军阀/商人, 下谢贝利省长, 与 Al Itihaad Al-Islami 有关联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8 月 17 日	通过他的代表 Mohammed Hassan 购买
	120 支 AK-47 突击步枪、14 挺 PKM 机枪、16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9 月 6 日	购买军火
	80 支 AK-47 突击步枪、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9 月 17 日	购买军火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5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9 月 24 日	通过他的代表 Mohammed Hassan 购买
	400 枚 B-10 炮炮弹、200 枚 Zu-23 高射炮炮弹 2005 年 9 月 27 日	购买军火
	50 把手枪、70 支 AK-47 突击步枪、10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95 支 AK-47 突击步枪、16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2 门 B-10 炮、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12 日	购买军火
Biimaal 部族代表	各种小武器 2005 年 9 月 28 日	在基斯马尤地区与 Sheekhaal 部族战斗
Mohamed Deylaaf, 商人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弹药 2005 年 11 月	与 Abdi Wiif 一起购买军火
伊斯兰宗教法院	17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8 月 21 日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4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1 挺 Dhuunshilke 高射炮 <sup>a</sup> 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2 日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22 支 AK-47 突击步枪、8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8 月 27 日	Al-Furqaan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总部位于 Sahafi 酒店附近的 KM4
	10 支 AK-47 突击步枪、3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小武器弹药 2005 年 8 月 29 日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15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小武器弹药 2005 年 9 月 3 日	Al-Furqaan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6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9 月 5 日	Al-Furqaan 和 Shirkole (Circola)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134 支 AK-47 突击步枪、12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9 月 26 日	由 “Muslim Union Umbrella” 购买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 1 挺 Dhuunshilke 高射炮 <sup>a</sup> 2005 年 10 月 4 日	Al-Furqaan 伊斯兰宗教法院接受武器。武器由商人 Sheik Mohammed Nuur 购买
	60 支 AK-47 突击步枪、9 挺 PKM 机枪、12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5 日	由 “Muslim Union Umbrella” 购买
	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由 “Muslim Union Umbrella” 购买
	18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4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2 月 12 日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1 门 Zu-23 高射炮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19 日	Siinaay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15 支 AK-47 突击步枪、2 挺 PKM 机枪、4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27 日	Shirkole (Circola)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1 门 B-10 炮和 100 盒 AK-47 突击步枪弹药 2006 年 1 月 4 日	Siinaay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5 挺 PKM 机枪、4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一些弹药 2006 年 1 月 7 日	Warshadda Anaha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14 支 AK-47 突击步枪、10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6 年 1 月 10 日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购买军火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11 月 25 日	Al-Furqaan 伊斯兰宗教法院从 Abukar Omar Adaan 收到他在军火市场购买的军火
<b>Botan Ise Alin “Haaraan Kunaar”</b> , 过渡政府重建和民兵培训部部长	1 门 Zu-23 高射炮 2005 年 10 月	通过军火市场的军火商从 Duduble 部族购买。将 Zu-23 高射炮架设在一辆卡车上
	3 挺 PKM 机枪、1 门 B-10 炮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5 日	购买军火
	7 挺 PKM 机枪、1 门 B-10 炮、1 门迫击炮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14 日	购买军火
<b>Sheekhaal 部族代表</b>	各种小武器 2005 年 9 月 28 日	在基斯马尤地区与 Biimaal 部族战斗
<b>Osman Hassan Ali “Atto”</b> , 过渡政府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部长	6 挺 PKM 机枪、12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一些枪榴弹和手榴弹 2005 年 8 月 31 日	购买军火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2 门 120 毫米迫击炮 2005 年 9 月 7 日	购买军火
	约 4 000 件小武器、反坦克和高射武装的弹药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4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4 门迫击炮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28 日	购买军火
<b>Mahamud Hassan Ali Gaabow “Adde”</b> , Banaadir 州州长	18 支 AK-47 突击步枪 2005 年 9 月 28 日	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 挺 Dhuunshilke 高射炮 <sup>a</sup>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Ibrahim Umar Sebrye“Shaalwey”， 前摩加迪沙市长	18 支 AK-47 突击步枪、4 挺 PKM 机枪、4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5 年 8 月 15 日	购买军火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2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9 月 4 日	购买军火
	5 挺 PKM 机枪、5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3 日	购买军火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4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18 支 AK-47 突击步枪、4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小武器弹药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5 挺 PKM 机枪和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12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Abdikadir Beebe，驻守摩加迪沙的民兵的协调员	38 支 AK-47 突击步枪、6 挺 PKM 机枪、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1 日	购买军火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22 支 AK-47 突击步枪、7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Abdi Hassan Awale Qeybdiid 上校，前 Banaadir 区警察署长，他控制 Afgooye 和摩加迪沙之间的检查站。曾在瑞典被捕和释放	24 支 AK-47 突击步枪、14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1 挺 ZP-39 机枪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4 挺 PKM 机枪和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并再订购 2 挺) 2005 年 11 月 27 日	通过他的代表 Abdi Odweeyne 购买军火。2005 年 11 月 29 日 4 辆丰田小卡车抵达马安港以安装杜什卡高射机枪。用从 Sinkadheer 检查站收取的税收购买军火
	25 支 AK-47 突击步枪、6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20 日	购买军火
Abdi Wiif, 商人。拥有用于保护海上贸易商的设有高射炮的独桅帆船	12 支 AK-47 突击步和 1 门 B-10 炮 2005 年 8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3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弹药 2005 年 11 月 6 日	购买军火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弹药 2005 年 11 月	与 Mohamed Deylaaf 一起购买军火
Aden Hashi Farah “Eyrow”, 伊斯兰宗教法院民兵领导人	2 挺 PKM 机枪、10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5 年 9 月 5 日	购买军火
	15 支 AK-47 突击步枪、5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6 挺 PKM 机枪、3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 3 辆装设杜什卡高射机枪的越野小卡车 2005 年 11 月 15 日	从前过渡政府总统 Abdiqassim Salad Hassan 收到他在军火市场购买的军火
Abdirashid Ilqeyte, 商人, Sahafi 旅馆拥有人	15 支 AK-47 突击步枪、2 挺 PKM 机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22 日	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1 月 6 日	购买军火
	45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12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1 月	购买军火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7 挺 PKM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购买军火
Sheik Hassan Dahir Aweys, Al-Itihad al-Islami 领导人	3 挺 PKM 机枪和大批弹药 2005 年 8 月 30 日	购买军火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b>Rahaweyn 部族代表</b>	50 支 AK-47 突击步枪、10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8 月 15 日	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3 日	购买军火
<b>Abdi Nuur Siyad “Waal”</b> , 自由应聘的民兵领导人	4 挺 PKM 机枪和 1 门 B-10 炮 2005 年 12 月 10 日	购买军火
<b>摩加迪沙新市长</b>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6 挺 PKM 机枪、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弹药和民兵装备 2005 年 8 月 16 日	购买军火
<b>Ma’alin Hashi</b> , Mataan 子-子部族民兵领导人	2 挺 Sekawe 高射炮 <sup>b</sup> 2005 年 8 月 23 日	购买军火
<b>来自 Afmadow 的欧加登族</b>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8 月 31 日	购买军火
<b>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b> , 与埃塞俄比亚政府战斗	11 挺 PKM 机枪和 10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2005 年 9 月 13 日	武器由 Mohammed Hassan(军火商)送到埃塞俄比亚边界
<b>“Dhagamfuur”</b> , Banaadir 副省长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9 月 4 日	购买军火
	1 挺 Dhuunshilke 高射机枪 <sup>a</sup> 和弹药 2005 年 12 月 20 日	购买军火
	1 门 B-10 炮和各种弹药 2006 年 1 月 3 日	购买军火
<b>Agoonyar 部族</b>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14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2005 年 9 月 20 日	Mohamed Dheere 的子-子部族, 在 Miirtaqwo(乔哈尔地区)与 Ali Medhi 部族战斗
<b>Hussein Goley</b> , 商人、伪造者, 与 Al-Itihad 接近	1 门 Zu-23 高射炮、1 挺 ZP-39 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9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1 门 Zu-23 高射炮 2005 年 10 月 3 日	为 Abdi Jama 购买
<b>Wa’asle 部族</b>	20 支 AK-47 突击步枪、4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各种弹药 2005 年 10 月 1 日	Wiif 子部族

在 Irtogte 市场的交易者	军火种类和数量和交易日期	说明
“Irfi”，Afgooye 市长	1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和弹药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软饮料厂	10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40 支 AK-47 突击步枪、6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和弹药 2006 年 1 月 7 日	购买军火
“Afi”，摩加迪沙净水公司	30 支 AK-47 突击步枪、4 个 RPG-2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2005 年 10 月	购买军火
Yusuf Mire Seeraar，基斯马 尤军阀	1 门 Zu-23 高射炮 2005 年 11 月 28 日	购买军火
Yusuf Dabaged，Hiraan 州州长	2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1 门 B-10 炮和大量弹药 2005 年 11 月 29 日	购买军火
Ugas Ali	12 支 AK-47 突击步枪和 4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2 月 21 日	购买军火
Sa’ ad 部族代表(与 Salebaan 部族战斗)	一些 AK-47 突击步枪和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 2006 年 1 月 10 日	购买军火
Abdiqassim Salad Hassan， 前过渡政府总统	15 支 AK-47 突击步枪、5 个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筒、6 挺 PKM 机枪、3 挺杜什卡高射机枪 和 3 辆架设杜什卡高射机枪的 越野小卡车 2005 年 11 月 15 日	为 Aden Hashi Farah “Eyrow” 购买军火
Nur Galaal Mohamed，将军	8 挺 PKM 机枪 2005 年 10 月 12 日	购买军火
Mohamed Omar Habeeb “Dheere”， 中谢贝利省省长	约 500 支突击步枪和大量弹药 2006 年 3 月	售军火到军火市场，造成价格下降

<sup>a</sup> Dhuunshilke 高射炮：架在三脚架上的 Zu-23 单筒高射炮。

<sup>b</sup> Sekawe 高射炮(也称为 SKU)：装有炮手座椅的 Zu-23 单管高射炮。

## 附件二

### 吉布提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吉布提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06年3月21日

谨提及你3月9日关于向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提供一批制服的事情的信(S/AC.29/2006/MG/OC.16)，谨证实吉布提共和国应索马里政府请求，为索马里警察的重建于12月向该国运送了2 000套制服。

在这方面，吉布提要重申它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第751(1992)号决议的各项规定。由于索马里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我国一直要求充分遵守对该国实施的军火禁运，以恢复稳定及防止流血事件。

不过，自从阿尔塔会议和内罗毕会议以来，负责开展和平进程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成员国继续促请国际社会支持新成立的政府，以恢复秩序和实现持久和平。

因此，应过渡政府的请求，吉布提运送了这批制服。这不属于杀伤性的物品，因此不会被用来损害实现和平的最终目的。

相反地，这些制服将使我国承认的索马里新生政府能够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部队同拥有更精良武器和装备的其他部队区分。

吉布提随时愿意援助索马里人民通过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手段寻求和平。它还重申致力遵守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并愿意与阁下合作执行这些决议。

常驻代表

大使

罗布莱·奥尔埃耶 (签名)

## 附件三

### 厄立特里亚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你 2006 年 3 月 23 日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1630 (2005) 号决议所设监测组协调员身份给我的信 (S/AC. 29/2006/MG/OC. 18) 收悉。

我认为你的信所载资料令人愤怒和遗憾，因为该信表示厄立特里亚可能向“索马里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供应武器”。这些对我国政府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国政府在打击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这些指控是不能接受的。无论是谁制造这种谰言恶毒地企图影射厄立特里亚与到该次区域的原教旨主义团体有牵连是不会得逞的。

厄立特里亚不会被你信中所述的不实指控所干扰，无论恐怖主义采取什么形式和表现，厄立特里亚都不会停止推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日后任何没有根据的对厄立特里亚的指控只会损害监测组工作的信誉。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拉亚·德斯塔 (签名)

## 附件四

### 意大利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06年3月6日

谨就你2006年2月22日关于意大利政府涉嫌向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军用物资（军民两用物品）的信作出答复。

首先，我要回顾去年10月已经流传的关于意大利向过渡政府提供非致命性的军事援助的谣言。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于10月20日对这些谣言作出正式答复如下：“同时鉴于我国支助索马里的广泛和透明承诺，我断然驳斥最近在索马里报刊登载的文章所作指控，不断散布谣言指控意大利向过渡政府提供军用车辆和设备。这些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意大利政府不会，也没有向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或其他团体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支助。我国的行动的唯一目标在于减轻索马里居民的困苦，并具体显示意大利政府的真正愿望，即索马里人民能够尽早实现和平与稳定。”

我要就你信中提及的两项指控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如下：

(a) 根据意大利1990年7月7日第185号法律（“军用物资进出口和过境管制制度），任何军事物品，包括军民两用设备的出口，必须事先获得主管单位的军用物资批准书。根据该单位的记录，没有授权向索马里出口军用物资，也没有任何指示或措施容许从意大利合法出口军用物资到索马里。同一法律规定，私营者之间的合同如果涉及军用物资，必须获得该单位的批准。根据该单位的档案记录，没有证据显示私营者之间有任何这种经批准向马里出口的合同。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排除意大利政府同据说在10月12日至16日之间进行的出口有任何关联。如果大约在所述期间运抵马安的军车的来源确实属于意大利军队（如我们的情报来源所证实），那么唯一的解释是这些军车购自市场，属于我国军队淘汰的物品，由第三方间接运往索马里；

(b) 在2005年下半年，意大利合作署出资飞了六个航班将人道主义物品（发电机、多用途帐篷、厨房用具、水箱和预制构件）从布林迪西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站空运到内罗毕，然后转往乔哈尔。这些物品都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站依照联合国的程序采购的。

我相信这一资料对监测组有用。违反军火禁运向索马里运送武器的严重行为越来越多，监测组对此事的困难调查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临时代办

大使

阿尔多·曼托瓦尼（签名）

## 附件五

### 沙特阿拉伯政府给监测组的答复

#### 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谨提及你2006年2月23日关于沙特阿拉伯王国向索马里政府提供援助的信，我要告诉你，有关的援助包括医疗设备、医药和防毒气保护服。这是王国送给索马里政府内政部的物品，以协助该部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医疗预防方面。这些物品不是供给索马里任何其他方面或团体的。

由于索马里机场的恶劣情况，这些物品不能空运，因而以海运运到索马里马安港。

二等秘书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穆罕默德·阿巴迪（签名）

## 附件六

## 财务报表

## A. 机场收入汇总

机场	业主/受益者	每日收入	每月收入	每年收入
		(美元)		
Daynile	Mohamed Qanyare Afrah, Osman Atto,Omar Finish,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	4 275	128 250	1 539 000
K-50	Ahmed Duale Gelle (Heef)	3 935	122 850	1 474 200
巴乐多格尔	Eyr 子部族/Habergedir	440	26 600	319 200
基斯马尤	Barre Hirale/Juba Valley Alliance	1 006.4	30 192	362 304

## B. 收入细目

## Daynile 机场

## 业主: Mohamed Qanyare Afrah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运载阿拉伯茶叶的飞机 着陆费	3 航班	200	600	18 000	216 000
其他飞机着陆费	3 航班	300	900	27 000	324 000
税/阿拉伯茶叶	3 航班×138 袋(50 公 斤)=414 袋	5	2 070	62 100	745 200
移民费(入境)	4 乘客	20	80	2 400	28 800
移民费(离境)	18 乘客	15	270	8 100	97 200
税收(货物袋/箱)	35	5	175	5 250	63 000
客车(阿拉伯茶叶和公共 运输)	60	3	180	5 400	64 800
<b>共计</b>			<b>4 275</b>	<b>128 250</b>	<b>1 539 000</b>

似乎在 2005 年 10 月以后, 运载阿拉伯茶叶到 Daynile 机场的航班次数从每日 10 次减至 3 次。

在机场收取税费的其他受益者:

1. Muse Sudi Yalahow, 每月 15 000 美元。

2. Osman Ali “Atto”, 每月 12 000 美元。
3. Omar Finish, 每月 6 000 美元。
4. Ifka Halane, 伊斯兰宗教法院每月 3 000 美元。

### K-50 机场

业主: Ahmed Duale Gelle (Heef)

说明	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着陆费	每月 16 航班	300		4 800	57 600
其他飞机着陆费	每日 1 航班	200	200	6 000	72 000
运载阿拉伯茶叶的飞机着陆费	每日 2 航班	200	400	12 000	144 000
其他飞机着陆费	每日 3 航班	300	900	27 000	324 000
税/阿拉伯茶叶	2 航班×130 袋(50 公斤)=260 袋	5	1 300	39 000	468 000
移民费(离境)	100 乘客×16 航班=每月 1 600 名乘客	20	1 060	31 800	381 600
客车(阿拉伯茶叶和公共运输)	每日 30(车)	2.5	75	2 250	27 000
<b>共计</b>			<b>3 935</b>	<b>122 850</b>	<b>1 474 200</b>

### 巴尔多格尔机场

业主: Eyr sub clan/Habergedir

说明	每月数量	单位费用	每月	每年
		(美元)		
飞机着陆费	9 航班	200	1 800	21 600
移民费(离境)	80 乘客×9 航班=720 乘客(平均)	20	14 400	172 800
其他飞机着陆费	4 航班	200	800	9 600
移民费(离境)	120 乘客×4 航班=480 乘客	20	9 600	115 200
货运(龙虾、鱼、山羊肉和水果)	不详	不详	不详	
<b>共计</b>		<b>440</b>	<b>26 600</b>	<b>319 200</b>

### C. 从检查站和私营企业所得的收入汇总

检查站和私营企业	受益者	每日收入	每月收入	每年收入
		(美元)		
位于 Madina 或 Wadajir (摩加迪沙区内) 的检查站; 在 Madina 的私营企业; Darmoole (摩加迪沙和 Balad 之间的道路); Balad (摩加迪沙以北 30 公里的城镇); Balad 的私营企业	Muse Sudi Yal-ahow	7 035	211 050	2 532 600
Afgooye(摩加迪沙以西 30 公里) 检查站	Osman Hassan Ali (Atto)	11 974	359 220	4 310 640
巴卡拉哈 (摩加迪沙区内) 检查站	Mohamed Qanyare	1 681	50 430	605 160
Sinai (摩加迪沙内的道路交汇点) 检查站	阿布加尔的 Waceysle 子部族	911	30 330	363 960

### D. 检查站收入和从私营企业征得的税收汇总

#### Madina 检查站

业主: Muse Sudi Yal-ahow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小客车 (公共交通)	55	13	715	21 450	257 400
货车	7	27	189	5 670	68 040
木炭 (每车)	5	18	90	2 700	32 400
计程车	42	2	84	2 520	30 240
驴车	20	4	80	2 400	28 800
<b>共计</b>			<b>1 158</b>	<b>34 740</b>	<b>416 880</b>

## 从 Madina 私营企业所得税收

受益者: Muse Sudi Yalahow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仓库	70	1	70	2 100	25 200
商店	1 130	0.3	339	10 170	122 040
报亭	1 400	0.1	140	4 200	50 400
茶贩	3 000	0.06	180	5 400	64 800
汇款业	23	1	23	690	8 280
电讯行业	40	0.5	20	600	7 200
电讯行业	3	10	30	900	10 800
<b>共计</b>			<b>802</b>	<b>24 060</b>	<b>288 720</b>

## 从 Darmoole 检查站所得收入

业主: Muse Sudi Yalahow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小客车	25	3	75	2 250	27 000
到各州的旅行者	30	25	750	22 500	270 000
货车	20	67	1 340	40 200	482 400
其他	55	2	110	3 300	39 600
<b>共计</b>			<b>2 275</b>	<b>68 250</b>	<b>819 000</b>

## 从 Balad 检查站所得收入

业主: Muse Sudi Yalahow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到 Balad 的小客车	14	4	56	1 680	20 160
接驳小客车	11	16	176	5 280	63 360
货车	20	80	1 600	48 000	576 000
到各州的旅行者	30	27	810	24 300	291 600
<b>共计</b>			<b>2 642</b>	<b>79 260</b>	<b>951 120</b>

## 从 Balad 私营企业所得税收

受益者: Muse Sudi Yalahow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仓库	24	0.33	8	240	2 880
商店	240	0.15	36	1 080	12 960
报亭	466	0.1	47	1 410	16 920
茶贩	700	0.05	35	1 050	12 600
汇款业	14	0.5	7	210	2 520
电讯行业	20	0.5	10	300	3 600
电讯行业	3	5	15	450	5 400
<b>共计</b>			<b>158</b>	<b>4 740</b>	<b>56 880</b>

## 检查站: Sinai 道路交汇点 (摩加迪沙)

业主: 阿布加尔的 Waceysle 子部族

收款者: Sinai 伊斯兰宗教法院

说明	每日数量	单位费用	每日	每月	每年
		(美元)			
客车 km4 - Sinai	85	4	340	10 200	122 400
小客车 (Sanaa - Bakaro)	45	2	90	2 700	32 400
小客车 (Karan - Sinai)	30	2	60	1 800	21 600
沙石货车	10	3.5	35	1 050	12 600
小卡车	12	8	96	2 880	34 560
货车	15	26	290	11 700	140 400
<b>共计</b>			<b>911</b>	<b>30 330</b>	<b>363 960</b>

## 附件七

### 访问的国家和约谈的政府、组织和私营实体的代表

#### 肯尼亚

##### 政府官员

肯尼亚国防部（海军）

##### 国家代表

比利时大使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

南非大使馆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加拿大高级专员公署

##### 国际组织

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团

粮农组织，索马里

粮食安全评估股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海事组织

秘书长特别代表弗朗索瓦·隆赛尼·法尔（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

开发计划署，索马里

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

联合国-人居中心，索马里

粮食计划署，索马里

##### 其他

2006年1月23日和24日，索马里岸外水域海盗行为和被武装抢劫船只问题蒙巴萨讨论会

## 阿曼

2006年1月14至18日，海事安全、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问题马斯喀特次区域讨论会

## 美利坚合众国

### 国家代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 国际组织

基地组织/塔利班监测队（联合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联合国）

## 也门

### 政府官员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

运输部长

副外交部长

海关执法署长助理

也门海岸警卫局局长

海事局局长

亚丁港主管

也门中央银行

财政部

国际组织

开发计划署

其他

也门工商联合会

---